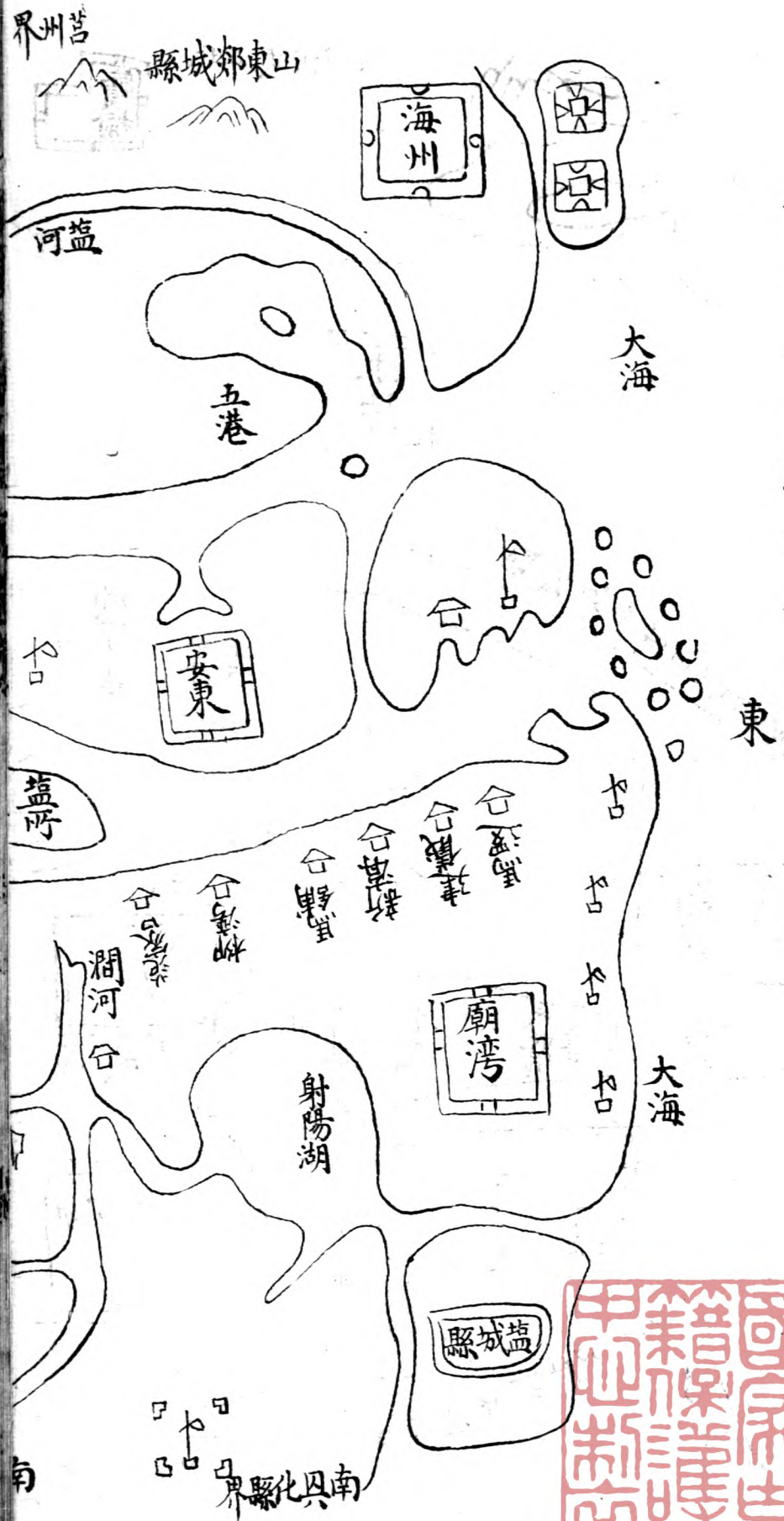


江南

郡國利病書

卷廿七至廿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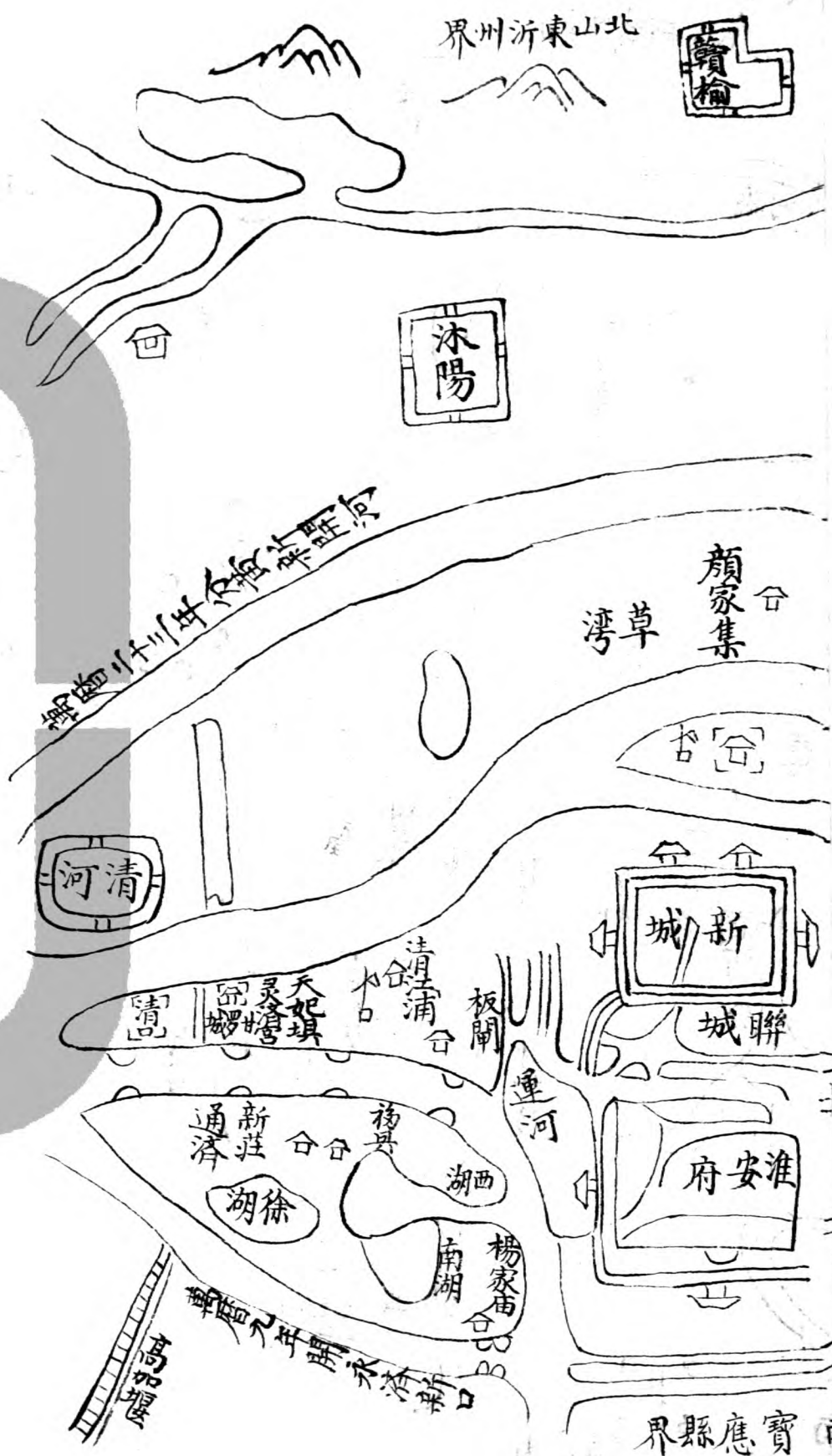
郡國利病書卷二十七
郡境大河運道全圖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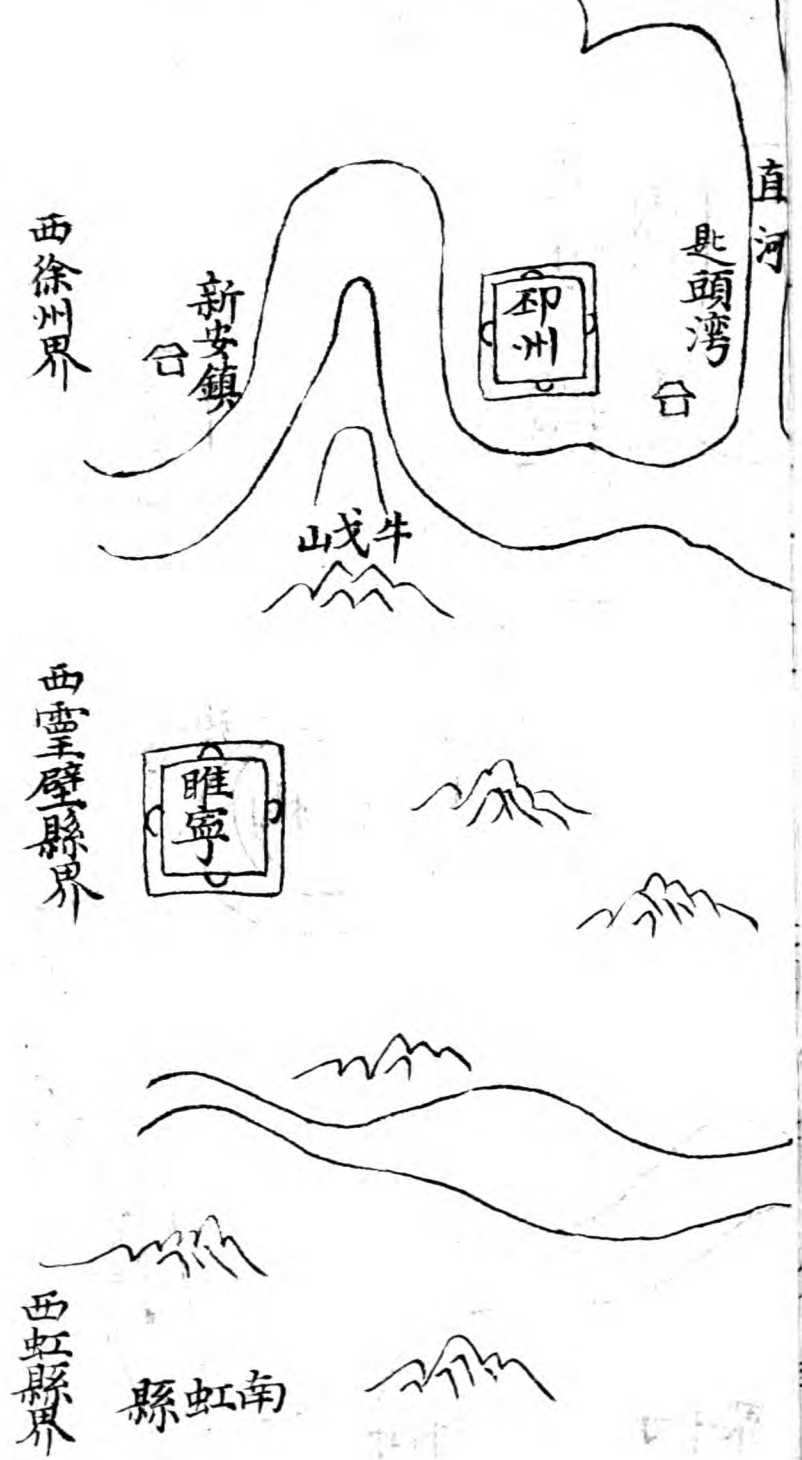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 二





山陽

淮河 榮紆淮城一在州西南五里許自四州其川淮山東謂此
 黃河 詳見古河防今蓋黃河源遠自山東河頰其諸水中原
 於淮源今合黃河併入於淮矣黃河自汴城後至徐州大經
 河嘉靖初年流三過義鎮入口曲於毛家清和具前入海謂之黃
 小清曆年清江浦至草灣城轉為西南道各安新餘城北連合
 東萬曆年清江浦至草灣城轉為西南道各安新餘城北連合
 過祖陵抵于強黃而不能成銳意欲復老黃河事目淮道浸
 持府張開乃濟止力

草灣河 先年海口橫之沙黃淮下疏年勢緩云若淺涸每水
 議開此河直達安東
 於是開此河直達安東

運河末古山陽新濟也隋開皇九年北平鑿也然三國時無運而塞于

隋元以平城而廣之五代亦間以不漕運而復之以時吳築新

城則又南建宋開通清使禾惟岳平江伯陳瑄城之西北也

古沙河民即鳥入沙淮河不免治西北陽一帶三十里夙古運自淮城

運使於永惟岳初平此江直達清口後蔣開奇又開浚洪澤歲

名清為江浦復置常盈倉于旁積蓄糧以

永濟河治書南雲自翼開挑通漕避清河口萬曆九年總漕

虞及清江華隄以運艘民舊由中城西有西河十餘處天啟四

右城河治間挑東南漕塞以達益城高郵西南連黃浦州

壽縣又名

汪河射陽湖五十里西通運萬曆丁巳有南河水漲則李啟洩入

修重

汶河在治

澗河治東南上黃流一城漲水漫平陸督撫王公宗沐乃鉅

環城築堤長數三十里黃流不通射陽達開河溢以備水不可

先委人守者加歲取深濬乃食百兩為之修之費

射陽湖治東南其濶約三十里海宜應三山百里漢廣三縣分

清高有罪其相勝之奏奪王射改即嘉隆州黃縣萬曆

九年總漕曹凌公由雲翼請新豐市三十海其害城乃知

江

南

四

管家湖在望北雲門外嘉定山無應純之隔申本州濟形為
 東南之皆坦夷西地帶湖於設險向北環其廣而地不廣而
 河限之惟向西一帶湖於設險向北環其廣而地不廣而
 有數里惟為盜決門泥為深遠之所則能一渡平居而無敵
 可一習面師必緩不可急攻焉乎一不意經理東南北三築
 西計續申水內築岸工推則運河與老至陳文庄就湖
 與運河接取土填壘捍岸則運河與老至陳文庄就湖
 潤形勢一益便以遂限湖一河又自湖馬家灣西至陳文庄
 大形勢一益便以遂限湖一河又自湖馬家灣西至陳文庄
 築地開深二百圍上二千餘丈置斗管水湖與老至陳文庄
 平地開深二百圍上二千餘丈置斗管水湖與老至陳文庄
 淮于楚城東北北畔界水有難礙之石自歲西門揚抵永樂
 運名謂新橋之北又謂也西湖
 即仁濟橋之北又謂也西湖
 白水塘即去治改南按九山陽境中改之河末改者三灌射

名射破在州之東南茶非改在州之西南親大武自瓜
 趨射破在州之東南茶非改在州之西南親大武自瓜
 三時里規將軍破各文塘通既田一萬積穀二千頃隋大業
 與時里規將軍破各文塘通既田一萬積穀二千頃隋大業
 味楚州齊塘環水北入淮修此塘馮延巳南唐保大李中興
 請大關曠土為屯田奪民田為官屯舒州大怨水塘其役臣
 亦罷嘉靖六年有議于朝者謂淮陰春水塘東至浮園
 莊南至嘉靖六年有議于朝者謂淮陰春水塘東至浮園
 應高至郵城形勢自張割本州及委官相度司法九村等處皆
 浸淫至郵城形勢自張割本州及委官相度司法九村等處皆
 云白水通富陵河其源百二十里山在時昭之南蓋目塘
 之水通富陵河其源百二十里山在時昭之南蓋目塘
 得名劉家山因阜重疊溪間紫紆塘堰四十里水頭自高而下
 乃至劉家山因阜重疊溪間紫紆塘堰四十里水頭自高而下
 曰河喜堰中堰五里三其曰劉家又有鐘浪堰至塘內蓋三堰
 堰至河喜堰中堰五里三其曰劉家又有鐘浪堰至塘內蓋三堰
 則唐山間修設三里堰之功不且得荷富陵可貴決後東淮為
 白水塘今修設三里堰之功不且得荷富陵可貴決後東淮為

沿唯受害非輕又塘之西南岸二脚皆十餘丈為限東北
 二面乃是古非平塘集成西塘岸脚十餘丈為限東北
 岸脊塘有八塘門合既塘下築塘亦岸合修復塘之上方有
 水舊塘成有八塘門合既塘下築塘亦岸合修復塘之上方有
 難塘莊院皆有在為而民間之所佃塘內上難也塘內二千餘頃
 岸難測甚大如黃家園一帶難也民塘下百家所地合遷徒二難也
 工役甚測甚大如黃家園一帶難也民塘下百家所地合遷徒二難也
 兩家渡亦處有可高曰水限則就高保聚一利也野昭小民如
 以利也敵但夏秋之不可得兼而計開灌注則各春水鄉勢必盡無
 杜阜二歧窈見三此角塘村處在高崗里決水條向高而下塘下
 陽阜二歧窈見三此角塘村處在高崗里決水條向高而下塘下
 至此大勢已殺減可決而敵自淮陰至于楚州城下凡四十五里地
 形高仰又是水常不堤及岸以作塘後又須列寨陽守元以
 倫敵人掘堰且常不堤及岸以作塘後又須列寨陽守元以
 之初以東建屬揚州空應其西戶南屬泗州時昭縣北屬淮安塘
 之故以東建屬揚州空應其西戶南屬泗州時昭縣北屬淮安塘

山陽縣界

黃浦溪入射陽湖六十里東南至故晉潁口
 洪澤去洪澤西開入淮即舊有開宋魏勝運糧
 麥澗連去天治西南入青洲東
 青洲澗海去治西白馬湖七十里東良澗
 高良澗治西四年總漕都御史清河間沙障橋入淮為濬水
 石堤尋改為開濬
 淮東注室應諸湖
 高加堰而堰名以捍也去治西四十里為三國時廣陵太守高
 登所築堰長三十里至武家中地庫而二管家庄堰西為阜陵
 至青墩二堰十里至武家中地庫而二管家庄堰西為阜陵
 湖口起射陽湖而運道入捷矣淮不堰會河障則河力測不徒能決
 開湖起射陽湖而運道入捷矣淮不堰會河障則河力測不徒能決

沙年入海久且城邑虞申督撫王先年沐請帑鳩工修隆慶
六十四年知府陳文城姓議申督撫王先年沐請帑鳩工修隆慶
四州而淮揚西府侍在下者冠重至修重及費此堤國帑什陵千

萬以銀成切兩捧堰底守巨堰有排夫堰
石以銀成切兩捧堰底守巨堰有排夫堰
馬邏港隻今治黃東北合九流十經此乃淮運成天船

蘆浦港南入治東射陽湖西流二十里東
建義港南入治東射陽湖西流二十里東

拜溝江自淮應以縣北流故也淮左顧注哀云于九年吳城拜溝通
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餘山陽開和自淮運糧至揚子路也

江渠廣十步旁築御道植海以揚抑各邦在揚州
府江都縣北名寒江即海也故亦各邦在揚州

通濟海入治東射陽湖西自橫海經馬羅港

青江浦在治西北盤而過自故沙河高皆從運城後凡貨船
悉由清江過其裏為水陸之孔道黃河船
鹽畢集民數萬戶為水陸之孔道黃河船

草灣在東縣西城東北二十里離清江浦東南十三里離
泗水會而受黃河之運全一帶起而南河也外或潦水東俗
呼外河在城西之運河一帶起而南河也外或潦水東俗

漲其輒下流更手可慮為草灣之地開屢遭黃流決則安東縣治
當其輒下流更手可慮為草灣之地開屢遭黃流決則安東縣治

初生關時繁集其後草灣仍故道舟楫積逼水信方五壩等
處生關時繁集其後草灣仍故道舟楫積逼水信方五壩等

水瀉及論武風水則計黃淮在西者以城黃仍故道為便右論
水瀉及論武風水則計黃淮在西者以城黃仍故道為便右論

益城

大海在古東運自海浦東北出洋以達于直沽

小海在夏治之西冬落西北入東塘中流射舟其源通

捍海堤在治中東陟使承為淮節度直判官謂海門漫李

為鹹鹵雖良田必廢其秦得請乃自楚州監宋天聖初張

陵修築拜海堤綿亘兩州潮沙不得淫浸宋天聖初張

謂當移堤務而西稍復時范仲淹乃監西溪監倉悉力贊之

五年如坡成同名不范公堤長一有洪四十三里有衝激天聖

九文而人夫併築一丈有六月堤成延龍巨三北餘里請發

射陽湖縣治西流為界自故晉至喻口北沙應里西接山陽

大蹤湖里與治西化南一湖為界其源自魚鱉湖由黃馬長

射陽以達
馬鞍湖十去里治北西入侍其以西一都環射陽

官河十在馬鞍湖自西入大蹤湖南來

鹽河自官治西流五入十里

西塘河去治北流西經九官里源二河自來大蹤

東塘河去治西流五入湖北流而東大蹤

蘆溝河高去治西張北二塘凡自經侍其西二塘河射陽

西界河與治北西分南中六為界自西北入運大河射陽

東界河與治北西分南中六為界自西北入運大河射陽

舊運河界治西北流七十入運河

新運河 治東西北南 四十里 水自東塘北流 經五祐

封子河 治馬鞍山 湖運十里 入里岡 鎮西北 自

漢河 治北門 橋外三里 自通塘 北流 經五祐 湖

清河

大清河 小清河 二清河 徐印至 縣西北 三流源 分泰安州

縣北魚海 清河一帶 治東北八里 河口 治西北 老黃河 口遠

入河 治前遂 蜀萬曆二十三年 入淮 縣治 書儲 鐵河 從徐 拖

流通 始 三角湖 治開西 注于八里 四圍 高埠 積雨水 勢

萬家湖 治通 七南 里一 淮五里 正

富陵河 南隆慶 以通淮 宋年 富陵 我北 之地 今清河 之

富陵河 南隆慶 以通淮 宋年 富陵 我北 之地 今清河 之

稅然 歲額 二十隻 每歲 委官 量船 納料 以倍 知府 魚由 薛鑿 拍錄 之

自逃 採改 地料 征于 多里 而甲 辦納 聽民 溥烏

桃源

泗河 東去 即治 北三 百步 許源 出山

崇河 接去 宿治 北四 十里 在崇 安河 鄉其 源西

杜村湖 在去 吳治 城東 南三 十里

倉基湖 河去 治東 折東南 七里 積水 四時 不涸 水溢 通新

大莊湖 河去 治東 折東南 七里 積水 四時 不涸 水溢 通新

黃壩新河 鎮萬曆 起二 由毛 家海 等黃 導淮 開挑 自三 義

安東

淮河經治南百步餘東入海

中連河 東連河 西連河 中連河在治北通官河

市河 下流如東連入東自連開北三十餘丈南東入淮

市河 間去治城壕也步餘自中連入二城相

澳河 南臨治大淮南為百步許又名危潭

東澳河 通去北治市東河一里許

官河 入去治北等三河入淮自西連來南通中連東流散

大又河 小又河 大又河去治西北自沐陽桑墟湖流入東

南通

古寨河 西去連治東西北通大又河

大坊河 河去治西東流二十里西接清

支家河 南去通山西一十五里北自成子鋪入淮

成子河 里去治西古寨河一十五

響水溝 年去治西北接支家河有迎沐水大湖中連南流入

淮水

蔡家河 東去連治北通黃沙蕩

橋莊河 接去治東連北通大飛

淞口河 橋去治東流三十里西接

十字河 通去治東連北通大飛

五大河中去連治東北三十里入大西飛自

夏口河自治東北三十五里

宋家莊河北去接治官東北四十五里飛湖西

港河接去大治湖北三十里通官河北

白頭河接去大治湖北一十通官河西

一帆河東去連治北通海州伊盧南接

平望河八去十治里東北

遇蛮河一去百治里東北

白陽河一去百治里東北

砦河九去十治五里北

七里河百去一治十里北

團墟河百去二治十里北

藍蕩河俱去西接東官北一百五一帆河已上七眾流以一帶相連

張網海口河去北治東北一百即淮之十里南接淮

五港口河去過治東北七里當團墟河七里

碩項湖湖治東西北各一百二河達于一淮名大湖四十里通廣沐陽十里

海州沐陽分安東一各得三分之一

傳湖入去東治通官北六里十里西自大湖流

飛湖湖去環治東北六里十里西接官存一東通大飛

孫村浦支去家治河西南浦復東二里自淮

劉家浦河去浦東三南流入自東連

臧家浦自去東連河四十五里

界溝浦自去臧家浦四十五里

逢村浦里去西接東北帆六十

歛溝浦自去一治東北帆七十

大飛浦一去帆治東接北飛湖五里自

鄂溝浦流去入治已東上北七浦俱東流入家溝

沐陽

建陵山長去上治多西北陵阜百志漢立建陵北狹東西

韓山傳去韓信東北項羽于此故名今訛為寒

沐河按周禮云山東濶即青州琅環縣境其為五道一自

巖名家經沐水之正流也一里高塘溝入大湖縣治在湖北一

自新張家溝分流入東至北下塘湖入大湖張家溝水分入連水正

張家近目築堤障水夏泛益入秋縣前河每歲春常于

碩項湖即海州大湖隸去治東九一說見安東

海州

响山有去龍潭清甚始皇一曾立石其俗呼為馬耳峯傍

孔望山登去治山東五里輿地要覽云孔子問官于畔有古

城基址地理新書戊子為古

東陬山西陬山中去西陬居海隅二山對峙

伊盧山名去治東萊山南史鍾離味上家有龍祠盧

羽山註去治山西維北五百里即于舜羽山之虞禹貢羽曰夏翟曾此

下有

馬嶺山分去治嶺西為界接沂州之與郯城

蒼梧山在東之海城北一名海中有一九嶺如九疑之勢故有

巨平山墟去東海有城北三十里即巨平接東北陵抵

鷹遊山在海中運去平山一處十五

平山東海城北

西石島在海西

高公島在海中去東里

竹島在海中去東海城

薔薇河洪門堪西及獨樹浦源自羽山浸流入新濤東流至

等處潮時往

連河水上源引沂及沐及桑墟入湖海

高墟河通治西南行八十里

官河駟南入安東支起自新

一帆河在官南通安北流至伊

東五丈河帆西官行小流入一

西五丈河在潘家

龍海河司南上澤里簡

潘家河治在欽伊山南

永洋河治在欽伊山南

界首河俱在自莞大瀆河南已上五河

魯蘭河嶺在魯蘭城北自馬

房山河嶺去治西入官河夏源自馬

拈海河小在伊直鎮北西官通夏北通

小伊河治在海伊東山北官西河接

莞瀆河在永洋河東其原可西行巨官河

板浦河四去治東南

白蜆河鎮在北大伊

芥支河官已河上東流俱自海

石人河流去治南帆河有二十五里源自官河

牛墩河里去治東冬南河

陸里河通去治河南東流百三十里

大湖邑去治西南四百里北里西南距安東沐陽二

桑墟湖廢去通治海西南則豬水冬為陸地

艾塘在舊胸二山里

青龍澗海在治長五里胸在山之麓山西流經洪門入

小浦源在治自官東南流七十里

于公浦公去居東海城北為里漢浦

白溝浦 北去東海里城

大義浦 北去東海里城

山陰浦 城在東海北

當路浦 北去東海里城

溪雲浦 北去東海里城

社林浦 北去東海里城

臺浦 北去東海里城

徐瀆浦 接去東海平諸山北四水里入海上

宿城浦 在東海舟楫遇風宿此里四

沃壤浦 浦俱東通海城潮北舟十里已上便諸

贛榆

吳山 昔去治西姓者居此里

夾谷山 有徐山治西此山相對故名

阿夜山 山去治東有北觀音寺屬山東日照縣對

堯水 沂去州治東南經八里入海自

腰帶水 末在縣入城外原自沂州西經上堰村

清口河 經去縣入海潮汐往來東流

廟灣子沙河 源去自治鄉城東流通海潮

臨洪河 塞去景治南二十里通海州銀山垣元末

荻水鎮河 流去朝汐東往來民居稠密有州簡司入

邳州

葛嶧山西去邳州治嶧西北孤桐謂書此山通之南者今在下邳山

以其與沂水相距也

蒼石山泗水治浮西嶧或八十里方泗水相近書地

艾山產艾治西北齊侯會于艾山即此多

泗河在泉治南二里即泗水城又東過水里源有

城子河蘆治湖北五十里源自武沂州

曲呂河會治東河七十里源自蒙頭故名

沂河治西一里許自山東沂州

西泐口河治東北營河萬曆三十一沂州北嶺河嶺國李化考

龍大關通漕運

武河泉治西北五十里源自山東嶺馬旺山許家

直河治東五十里源自本州沐湖分

洪河曲治東南三十里源自

營河治北一百里自西

蛤湖去治東北一十五里源自武河流入多蛤湖延

宿遷

峒嵒山在北五里峒嵒社曰吾北百里高五十大周圍

石洞宋紹興末首為嶺張榮屯此山以噴拒金四人

馬陵山治北二里高阜如馬文

小河汴入治西以南其十里其源出

皂河縣社治下西北入四水里底泥本縣名

駱馬河里由治海口北入四里

土丘湖由治新濟東入五里

上泊水湖由治武治家南口入四里

白鹿湖里由治小河南入四里

通濟新河馬天敬西五年陳密自海口起北通河離縣二里

睢寧

睢水在治西自宿州靈壁界東流環治後又東水有

二鋒之在徐州即此水曰並紀之楚漢

合湖於河故名北七名近葛峰山沂水葛湖

峰山湖一名洪武中湖主薄陳世能疏通以去水患南北四

里東西

芹溝湖東去治西二里許南北流于睢水

府舊城晉國朝復築如修築周此一重鎮

新城偽將舊史城北理守此時築土城臨淮洪武十年張士誠

時禹增築以家應北府長淮周七里二暇文運

聯城御史兩城之題嘉靖三十九年侯冠城故曰聯城

廟灣鎮城在府城北東一運分司所屬場為淮子灣在射陽

戶諸場適中區海百八十里商貨無城堡嘉靖三十一

去蓋城室應海州皆百八十里商貨無城堡嘉靖三十一

江南

年侯冠駐城一以無民焚寢萬三十八年又據冠十騰警
軍門畫建城也一月居民而焚寢萬三十八年又據冠十騰警
報日甚請軍門題李敬遊擊會一建子統原任軍門唐順二年所畫
青民復請軍門題李敬遊擊會一建子統原任軍門唐順二年所畫
基址題奉同欽依築城周擊協里守又

版間鎮關城南戶二里運衙門北多管人家有船
清江浦鎮城城西清口上黃河名公水路浦又名浦貨運叢集夾
西河人居二十餘里河之南有管倉戶部督曹各衙門駐
地苟寔重

西湖嘴市停運商貨聚舟楫
雲梯關治東海口嶽臺五百座八河名衛指守揮一
仁字壩義字壩水俱在新城東門外淮河北自城南引

運船經此入淮壩東
為梓路西即城基東
禮字壩智字壩信字壩湖俱在新城口外即淮河北引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築轉移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南鎖壩往治寶應路一里
上関渡坊在來遠
下関渡驛舊淮陰
望亭渡在楊

蒲浦壩版牌城北門外常長堤地為障密海
南鎖壩往治寶應路一里
上関渡坊在來遠
下関渡驛舊淮陰
望亭渡在楊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築轉移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南鎖壩往治寶應路一里
上関渡坊在來遠
下関渡驛舊淮陰
望亭渡在楊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築轉移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南鎖壩往治寶應路一里
上関渡坊在來遠
下関渡驛舊淮陰
望亭渡在楊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築轉移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南鎖壩往治寶應路一里
上関渡坊在來遠
下関渡驛舊淮陰
望亭渡在楊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築轉移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南鎖壩往治寶應路一里
上関渡坊在來遠
下関渡驛舊淮陰
望亭渡在楊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築轉移
清江壩清江口於塞則官民
南鎖壩往治寶應路一里
上関渡坊在來遠
下関渡驛舊淮陰
望亭渡在楊

挑花渡在永豐村

平河渡

故晉渡城俱村故

侍家海渡家西海南百十路侍

清河渡西五里天

顏家河渡南黃河自清浦東山下過淮安府城下而為二其北

又二草灣分五里疏過顏家嘴斷河合流又十五里抵安東縣渡

清江浦渡上處下

鹽城

沙溝海口寨即今沙溝營

滕隴渡百治三西北里一

石碓口渡東門外

廣惠碓在且治東門外二里舊捍海潮名曰波秋海遇

浩大則自燒此街邑始傷田每築捍堤隨水衝決宋淳熙六年知

縣徐廷之重修洪武二十九年壞

大通碓十治九年北門外三里共武二

岡門鎮堰自岡門至新河轉開以侍其灌田皆有

徑口堰臨運河而西連馬湖以通鎮高東

侍其汶堰之縣以治西灌北一遇濼則決之都入射陽湖

范公堤北一名捍海都沙浦延東家門二百里餘南接隸本具海門分

之宋天聖四年范仲淹濬鹽州西溪
蓋稅建議修築以却潮沙濬鹽州西溪

安東

顏家河渡縣治急西南三十里

古淮堤即范公堤去治東防淮水起溢按宋名臣言行

錄通泰海州皆濱海潮汐于日朝請築下捍海堤亦不城之

境以衛民田朝廷之民築以丈至正為具化利

連水壩元治東舟師進西海建步吳

海州

萬金壩去隋開皇五年築以里南北長四里東西潤三

國朝洪武二十七年重築弘治

銀山壩由去治南二十里自青州穆陵關築源合沂沐清

流為農田利且隱然城守險宋元之際賴子以抗敵常加

決堤堰利於便步不閑修常輕磨其間然較夫子蕩救處則下

壩之修利於官民

新壩水去治南四十里通安東支壩以捍海壩則連河始

於此築名

官河壩修築湖西諸河之南洪武此達連河

洪門堰壩樹去治西北倉舊基堰上接人行道由洪門築此通

積水開決漕運移以益倉于田獨自王信浦壩張氏畜

沙灣河堰年築蓄官河之南洪武便舟楫

永安堤捍海陳唐開元間刺史杜環築以

宿遷

羅家口堤新其三里

新堤自羅家至古口六十里

睢寧

廟灣渡縣西北二里睢

欽差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理海

防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初制巡撫漕運

府州軍務歲八月鎮守總兵官起理漕運提督江

五年以巡撫後魚日倭警兵部請以軍管漕撫另差都御史

都御史十一負駐揚州兼海防接事萬曆初年仍併漕運

六月內馳奏駐十年倭北漕運歸併者河三往例題年東

事寧將兼理海防復鎮准安仍

管倉戶部分司常盈倉萬曆四年兼督准安提督

督理淮安鈔關板關南京戶部分司板關西北德間鈔

法高行艇議後歲易以御史一負事徵

漕運理刑三部分司十年復差仍舊

督理清江漕船工部分司船務開座抽分里清江浦督理

抽分廠府南銷南地

舊清江提舉司在鮑鳳副提舉一開東專造司一負隸漕

江

南

江

南

運衙門提調一員帶衙同帶衙吏儀徵衛經歷一員以上提舉

御史陳公為題裁

船政廠在清江浦凡四十八隻計每年該

東河淮安府同知管造南京山東二廠騎南廠龍江古手驍

武府軍虎賁右後龍江左龍軍右鎮南橫海武德錦衣右留

守中留守左等衛前每守右百羽二十右五軍左神策鷹揚

臨清州天津州左東昌濟寧州城左東通州德州左平

邊南京江陰龍三左水軍九左等

西河揚州府同知管造鳳陽直隸二廠鳳陽廠懷遠州鳳

等衛所每右一額百州大河一鳳陽留守中直隸廠左武州六

壽州泗州等州每州揚州儀徵高郵三化通州

繕工所御史陳公負駐造題設承管催工刷卷

濟海工部郎中分駐黃導淮黃壩新河疏濬海口一帶於

東小河直達五港北口疏通濬黃航河外築堤百障黃水至

今堤之內外皆成田安東之湖於成沃

管理中河工部郎中分駐徐一帶水利

南河工部郎中府駐高郵州

漕儲道兼慶元年設山東布政司督理糧儲

淮徐道自嘉靖府城三州併設二處原管揚州府衛州

兵馬以州事屬海防道萬曆二而十四年題准安沿海

兵馬以州事屬海防道萬曆二而十四年題准安沿海

各州縣兵馬徐州地專責本道天啟屬二年白蓮猖獗題准

挑安鹽沐贛八州縣

淮海道天啟二年白蓮妖亂挑安贛沐鹽八州縣

事務兵馬錢糧

海運道駐事寔專理直省遼餉往來津等處駐

天津

海防道嘉靖三萬三兵倫副使一員分管淮徐呂治揚州

一道萬曆二刑十名四年准題揚准將水陸兵馬則專屬海防若

有事則兼准北監軍將揚州專責海防兵

倫道有則兼准北監軍將揚州專責海防兵

監軍道副使李公奏請添設二曆二十一年事寧裁減

營田道萬曆五年設九年以開墾無效將使

水利道駐准設安萬曆四年設六年裁以濱海河道分屬各道

漕河道駐准設安萬曆二年裁減

淮安府清軍同知一員管清軍驛傳馬政駐清河挑源

并山陽高加堰柳浦等河十一年

復駐本府專管清軍驛傳馬政

山清河務同知一員管山陽清鹽城高加堰永濟河清江

浦襄外管山陽黃河六處捕務萬曆八年抵海口一帶河道

知止管

孫宿河務同知一員管河後同知孫宿先年原設捕

駐歸州知州同知屬河務二曆八年駐裁徐州同知真

江南

駐劄河務

徐屬河務同知

隄一岸駐管豐沛州蕭州先年河并設徐州靈壁

海州其專州豐沛等六州水利海防并巡捕事宜其後以

捕務分屬徐州本

東河船政同知 浦一負管理東河船政駐劄清江

通判 海捕事務原屬糧通判其後題准將山藍安捕

務分屬徐州駐劄同知以惟徐歸通判蕭陽捕

海防同知 年一負新建廟灣鎮城添設專管淮屬海防軍務

糧詞稅課等事

淮安府河防

按淮之源西自桐柏東經鳳陽泗州稍北經清河縣南

又稍北趨郡後經安東縣入海者其本體也其北自徐

邳經清河縣北稍東而南趨於淮則山東泗沂諸水合

流南行淮所受支河也本皆清流也黃河則西源崑崙

東經天津衛入海汴河則西源河南滎陽東經千乘今

青州樂安縣入海固河汴之本體也後山西沁河南衝

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來仙鎮東潰南經留城趨

徐邳亂流沂直下其勢奔湃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

徑決縣西而南入於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與淮敵

體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身亦皆黃流而支河
 反為主矣加以南接運河穿塞代變土脉土汎閭閻有
 由何怪乎水患日甚耶以淮之運河言之元人古道由
 揚州直北經郡東入淮雖達海有遮洋之險達徐有清
 口之險然而運並行各有利害 國朝海運寢廢專力
 漕渠平江伯遂改經郡西堤官家湖西湖鑿通清河縣
 南之淮河設河口壩建新莊閘接黃河口為運道出入
 又自淮安至寶應以南作涵洞數十餘處以時啟閉乾
 不病餉潦不妨農一時稱便然黃河勢高南趨益順而
 東流之勢存故郡後大河北岸淤漲潴徙南偏春夏水

盛不惟郡西之南入運河者勢不可支其邈大河而東
 者緣北岸勢高障之使南之岸勢低舊堤坍塌更無攔
 阻郡城迤東漫為南侵故大河之委流益漲入海之故
 道益微郡之東西南三境歲有水患淤梗無常此之故
 耳頃年議者因運河壩口北接黃河口春夏黃流汎濫
 及其水稍涸流勢緩淤沙衝射入運河歲煩挑濬遂
 築塞之稍却而東乃南鑿三里海西接南來之清淮建
 通濟閘為運舟出入之口以避黃河之淤沙似矣殊不
 知運河之水必賴黃河以充乃使黃河之水西入清淮
 接通運道其勢西分則東流益緩自郡北而東入海故

道僅可以舟遂致闕套所在崔葦積沙牢不可破而尾閘幾於不洩且黃河俯就淮河其勢不盈咫尺雖高卑之形有定然自黃河來水多四五月發鳳泗來水多七八月發則消長之時不齊故河漲固當潰淮漲則亦潰河不可以定形求之顧其支蝕傷而未痛至若泗州區之漕渠為鳳泗之歸宿故輒令決岸壞廬橫逆四出而黃之或禦其或潰運河而北則必崩五壩掃河頭湖嘴諸市復與淮為一矣此則泗河獨發之害猶可言也倘黃河並發南北交潰於是桐柏之委沁汴泗沂黃

河諸橫流湯滔天勢不能南越維揚之高而入於江也其不停泗淹灌於全淮之境乎其水郡西有管家湖西湖滿而易溢郡南有射陽湖廣三百里東接廟灣亦入海之別徑也然射陂雖大淤斥已多土人障之截回西流水小溢則不能滿其量大溢則不能容不滿量則不能接廟灣而入海無徑不能容則廟灣亦復漲溢而其下流又為范公捍海堤所持故水無問大小至淮南而止聽其自落勢使然也豈有海高於淮之理哉使海而高於淮也是海之量有限矣烏能納百川哉此濬海之說所為迂也蓋淮水今日之大較云

或謂山陽水患莫切于清江口莫急於北河之老岸堤
 舊口寔平江伯創挑運河運河即今運河至惠濟祠南鑿開以
 接北河北河即今外河其法全仗水平清江口至新莊閘而下
 因其卑高連為五閘板閘而下自淮陰驛至平河橋南
 抵瓜儀堤湖鑿渠置閘設洞水各相平以時蓄洩又慮
 北河溢漲則南侵漕河於堤北河之南岸起江浦沿
 鉢池山過新城抑浦灣迤東長四十餘里以護漕河而
 石甃鷄嘴於草灣對岸之衝以護堤慮南河漲溢則
 北侵漕河南河即泗州來淮河於是築漕南之高家堰起武家墩
 經小澗大澗至阜寧河迤南長二十六里二分里之半

以護漕河而磚甃涵洞於高卑有辨之界以護堤一防
 北河黃流入口不免泥淤一防各閘啟閉無時不免淺
 涸故運河只許糧船鮮船應時出口都漕遣官發籌或
 三五日一放運船過盡口即築塞五閘鑰匙掌之都漕
 口之出入監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船隻悉由仁義等五
 壩車盤以出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擅出入者罪
 至重而嘉靖初年士大夫過淮尚盤壩云乃今有大不
 然者議者不察遂塞舊口開新口且不究水平法度大
 約與通濟閘齊則皇華亭前已深三四尺而南北河
 趨之勢反却流而南矣夫南河主也自黃河南潰而北

河始大又使南河却流兼引北河變同趨於海之性而
同注於漕渠即兩河無事之時東流勢緩海口淤泗加
於昔時或南河水發則盡入海口洶湧奔拜往來衝開
決堤漫湖壞壩不掃河頭湖嘴諸市而潰入北河則南
之高加堰席捲湖蕩破諸涵洞而越包家請圍北河岸
堤撼齧頽北日甚一日時或北河水發其西則注南河
破運道泛溢於高加堰而其東則薄北河撼鷄嘴破隄
岸汎濫於鉢池河頭湖嘴諸市此則南北獨漲之患也
時或兩河並溢則上至清河邳宿下至高寶鹽城蕩然
壑故舊口宜復開鑰謹也又謂郡城之西漕渠之北就

老岸之堤築五壩之口以復車盤之舊浚五壩久塞之
渠通官民舟載之便因浚去之土夷零積之沙以寔堤
內之窪則生意庶見繁盛又謂郡城之南漕渠之西有
往河有管家西南諸湖滿則入漕渠東岸堤自城
南包家圍至寶應界可六十里有涵洞有平水閘水滿
則過閘入洞外有溝接受閘洞餘水會諸圳迤不妨
田疇且資灌溉與注河並橫走而東並入射陽湖泊鹽
城縣南水勝隴口以入海郡城之東有澗河有馬邏建
義諸港各順南趨下澗河則鹽城允糧舊道兩縣貨賄
所通馬邏諸港則備諸鄉落高阜回流所經中間各

有河或順澗或順諸港各入射陽湖由廟灣泊鹽
城縣北古捍海堤以入於海河港開洞澇溢之積所宜
復修此一說也或謂宿遷而下河流汎溜蓋黃河上流
往自歸德古下沛徐地形高卑不甚相遠雖汎溢可支
厥後黃河徙出蕭碭直下徐邳地高勢猛衝湍新堤不
啻拉朽所衝隄缺滾為深淵下埽植椿百計難塞幸而
堤就雖能東守在堤其寔水行地上急如建瓴則故道
宜誦此一說也或謂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洙泗東趨
赴淮入海故道也治河者誠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剪雲
梯閣下於套葦長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挑宿以上不

夏停淤此一說也或謂邳州下流有鋤頭灣河流二十
餘里行緩沙留故邳徐漲塞然鋤頭一灣又係邳城風
氣所鍾不可改易當于黃河水落之時姑截住上流任
其漫散直瀆從邳州以上力濬河身之積淤河中必見
老低兩傍必見老岸則水田地中而缺口自去河底既
深則老岸即堤岸外即田矣直以築缺之力而濬老底
以打堤之力而清老岸此一說也

天啟六年自六月併閏月南旱北霑淮涸黃漲黃高於
淮數尺倒侵逆淮三十餘里而通濟閘外出口之處泥
淤壅塞幾不可舟上下焦慮於是條議紛紜有云開天
妃閘開龐家灣開烏沙河傍舊渠以通黃河者但細覈
嘉靖以前水由裏河出清口而入外河形勢內高故建
新舊清江等閘蓄高寶諸湖清水濟運既而黃河淤墊
河身日高水由外河進清口而入裏河故淮城高寶常
患泛溢而三閘反為塘水之關是水反注而閘亦反用
也黃水漫行凡裡河一帶漸致積淤年勤撈濬方能疏
利既因黃河交駛而天妃口閘不能受汪洋之入遂將

口閘改建於南河嘴上避黃流而就清淮蓋藉淮以刷黃之沙泥以為永賴時遇淮強黃弱猶見順導稍黃強淮弱仍有倒灌之便抵過泗水淹浸皇陵又開挑源黃家嘴新河一道分黃導淮而入安東湖河下海憂低處逼近易決又開草灣河口分洩於顏家河是分殺之法周防具備矣但黃漲每發四五月間往歲糧船春往冬旋重運北竣於六月初一日將口閘塞閉以避黃淮裡河其外口雖淤此時不用行舡待伏秋水退九月開閘回空冬深水消挑濬河道以備新運此昔日之兩便也近來糧運愆期秋去春回六七月正在盛行之際閘

座不得及時啟閉河道烏能及時濬閘口閘開而不闔任其倒入水緩沙停泥塞淺阻理必至也天放三年通漕加濬未久值今天亢淮耗仍患淤淺運船銀溢旁皇拮据遂有議棄黃流而就上源武家墩開通一口引清水入永濟河行運者但古口雖便而南河湖口猶是倒塞不能入黃此不通之論必不可行也若在下源酌通一口則閘郡百萬生齒所係往來狂瀾陡發先有金河黃舖之決後有湖西南門玉露巷前之潰雖藉澗河宣洩但亦帶容受無幾卒難尾閘寬縱三城魚鱉莫免此亦必不可行也若天妃閘龐家灣地勢祖外河隔只千餘

丈若高沙河傍渠教支達仁義方信等壩裏外河隔只
 百十丈開闢非難但古時此渠設為天妃閘開時倘空
 船車盤徑路原未嘗通水通舟正慮一通則洪流泛濫
 不支此皆不可行也還仍河口故道及時疏濬為長策
 耳至七月初一二滂沱連河西南風迅淮流驟湧沙壅
 盡於運艘飛渡誠河伯之著靈亦爬撈之底績也
 開草灣河西黃淮會清口新清江浦東至草灣舊時轉折
 入海灣地平屢沙從作障水欲奪安東之城一後從金城不過五港下
 海為患治倭閘屢決屢築後自守之元逆東又決同知劉
 順之管又復通判蔡一會議近分年黃勢難交張溢為之安東而
 潰決遂又復通判蔡一會議近分年黃勢難交張溢為之安東而

開挑新河二相度地形掃議之溜其勢直射最為順挑之東
 議上奉欽撫依仰即舉

經畧兩河受嘉隆年害語來黃淮則河遷次靡常漕運民生
 語九清處則徐以邱東綏有堤高大黃腰朱家口黃浦下崔三鎮處之
 至海堤防俱有潰正沙流漸截入水不決而河以南東淮揚自清河

難恃者成有巨浸矣黃河論盈難約有謂諸有謂疏塞海者有復謂老
 方舟為急務者有去要沙者有斷流大挑河身者有謂造者
 持道一見終持歲簡藥右舍都御史兼工部侍郎夏乃革去總理

河塞決以重事權受事之初躬親河上荒度受命管理由
 道工部郎中余教事朱東光麟水張譽泰政揚壘化督副使府
 紹張純章時鸞金事朱東光麟水張譽泰政揚壘化督副使府

紹張純章時鸞金事朱東光麟水張譽泰政揚壘化督副使府
 道工部郎中余教事朱東光麟水張譽泰政揚壘化督副使府
 河塞決以重事權受事之初躬親河上荒度受命管理由
 持道一見終持歲簡藥右舍都御史兼工部侍郎夏乃革去總理
 方舟為急務者有去要沙者有斷流大挑河身者有謂造者
 難恃者成有巨浸矣黃河論盈難約有謂諸有謂疏塞海者有復謂老
 至海堤防俱有潰正沙流漸截入水不決而河以南東淮揚自清河
 語九清處則徐以邱東綏有堤高大黃腰朱家口黃浦下崔三鎮處之
 經畧兩河受嘉隆年害語來黃淮則河遷次靡常漕運民生
 議上奉欽撫依仰即舉

管海官河宋伯華等會議大率謂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
 因海壅河高決華堤四溢運道民生膏受其害故今談河
 患者皆以濟海為上策今往海口高無着八里至十餘里
 深皆三四丈濟欲另鑿期沙往來茫無着及工力艱難
 成是海無可又濟之非人力可當導也必河之堤水由地
 之策也海然可又濟之非人力可當導也必河之堤水由地
 隨水去即下導策之通議也潰決當取老土以築堤必議
 以築堤去即下導策之通議也潰決當取老土以築堤必議
 厚勿惜其費水讓力遠而專自與有爭也海之勢乎堤可
 既塞則西其費水讓力遠而專自與有爭也海之勢乎堤可
 復專復黃雲梯全以還之故道消塞清起于海而嚴司積
 內奔則黃雲梯全以還之故道消塞清起于海而嚴司積
 勢自豐之淤至壑自通其長伏千餘里自清江至儀水後
 上流之淤至壑自通其長伏千餘里自清江至儀水後
 於萬曆六年都御史會同吳興舉侍即
 開永濟河浦一理帶運河尚書凌雲翼議平江伯開濟清江
 是河越東北虞堤不外惟有城離民生不遠保而運水道
 運堤萬有東北虞堤不外惟有城離民生不遠保而運水道

可慮議于淮城郡又南自運武家墩自東至揚家渡一帶
 三十里原有河城郡又南自運武家墩自東至揚家渡一帶
 六里開以便河蓋洩直接舊運河通新莊閘下欄築般最
 入築口者轉由開之法悉做其南仍歸於萬曆九年運河
 城築口者轉由開之法悉做其南仍歸於萬曆九年運河
 四欽依
 修高加堰街來黃淮堤岸浸及損益高如堰寶石諸州頭土陟
 沮如黃淮正河淤街街總將半脫河有崩潰禍可魁勝言正堰乃
 淮揚門戶今正河淤街街總將半脫河有崩潰禍可魁勝言正堰乃
 既於將絡未必尋他道與濟期非議河故淮乃有行曲南地
 淮於將絡未必尋他道與濟期非議河故淮乃有行曲南地
 隄防有變緩急以雖街守如法有堤潰也于街之餘地易
 隄防有變緩急以雖街守如法有堤潰也于街之餘地易
 水勢如浦保淮金城砌遺家別莊家諸窪范家口湖車堤以垂
 水勢如浦保淮金城砌遺家別莊家諸窪范家口湖車堤以垂
 未劉然議上一題魁奉會同御史陳遇
 未劉然議上一題魁奉會同御史陳遇

江南
 三

分黃導淮黃阿限身高整遜淮於清使口而黃性常強淮之性常
 流積四野乃成巨浸又無神廟其雩水在事臣工祖陵正不
 分黃河五難書上揚之一提督漕撫分黃而書褚安府知府馬化龍言
 黃不若建高良間諸堪治本若以病作胸腹而治其背宜
 治病急則治高標緩則治本若以病作胸腹而治其背宜
 清導而量豈以堪大補欲若將高良不可得矣淮泗
 仍將周家橋子連嬰海茅塘巷河通金家院再濶水一文芒稻
 河可家就與正其對病之藥急則治本治之說此乃司道會議
 泗水無日可洩何夫以不安祖宗在天下靈釋分黃之役
 之若况導淮之役夫以不安祖宗在天下靈釋分黃之役
 夫十萬銀有之萬導淮則計難如以成天寒日短下流年占上
 有油泥下有之萬導淮則計難如以成天寒日短下流年占上
 必可成他難亦難保鋪不一不宿十皆足始也鵲集而階亂
 也安棹之難亦難保鋪不一不宿十皆足始也鵲集而階亂

時工部亦從中分黃即中議兼議尊准而揚中獎先程淮南揚
 海防泰道會勘分黃州有兵備議矣萬曆成二位類三州兵一
 政李必道會勘分黃州有兵備議矣萬曆成二位類三州兵一
 會同奉欵依與舉會黃州有兵備議矣萬曆成二位類三州兵一
 開通濟新河等七十里有三天大放阻運漕儲道集磨莊
 盛行卸宿同朱知宋揚士中詳勤董陳二河口入總漕呂抵中
 河道上接逐流從下避類口至等險運行北道北捷而坦使
 六十里接逐流從下避類口至等險運行北道北捷而坦使
 以上詳見

防守

一曰晝防損岸若不即行修補大發急掃灣處所未免必
 損責決宜督守毋使人崩夫卸每少暇卷則督令取王堆用
 損責決宜督守毋使人崩夫卸每少暇卷則督令取王堆用

若于霰是然為以書防不

二曰夜防日守無暇人夫海過水發之修補不損是工盡

岸協守夜官無防未免夫事須更置換發各舖傳連如發天字舖

河舖一更牌至時二更時餘舖做此堤岸不舖即人差行庶可無

為夜防守是

三曰風防不防發之於微久則大風薄浪決矣岸准督堤夫損若

紫龍附隄小掃面縱立有風浪隨起隨落足以前護衛是為風防

四曰雨防立守未隄免人各夫役人遇家或兩舖舍暫避堤岸倘有

大雨何人看視帶隄督各舖立時視乃無味虞是為雨防

二守

一曰官守委黃河協守張管河官分岸一人督每隄周二里原設舖

夫一座每舖夫一段於隄面計之每夫共分搭一窩舖仍置燈籠一

義等官夜在彼接夫正以便傳遞更牌視仍畫地分委守

職官時常催督防巡可保無事矣

二曰民守每用舖無三里雖派夫倫宜照往年以修守於附各夫

併力隄協守村水每舖各派夫十名水發去留不妨農葉不夫

惟隄防有賴而附堤之

民亦得各保田廬矣

倫預日每歲以秋末冬初修守以斤教大約五斤一求者每

夫日可供採如法不餘束採完運以至賜高阜責成上當

蓋日可採如法不餘束採完運以至賜高阜責成上當

人役看守隨管是河不道旋以課管積百萬束便可者銀一

千西其菴蒜等項俱宜貯各春其間初計必詳盡所預發官銀
督各州具差人收買運貯各春其間初計必詳盡所預發官銀
買完工不報致所臨時缺之遲以緩肩破者即時完無台庶理歸順
與等不則而物道第充朝夕可塞不致
脫有慶費此河道第一契象工夫也

范家口去府新城北門外長淮大堤之上七里於萬曆
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夜半淮水溢衝決口二三丈未幾
驟聞二三里街灌東聯城水旱門注三城平地七尺東
鄉一帶及盩城諸處田禾盡滄本府同知秦鳴志掩塞
一年方定大堤內成湖長二十餘里民間田廬兵墓俱
沒每年必加修築夏秋風浪為災此口蓋河患之切膚者
汝河總河決蒙牆決黃莊治城郭病運道萬曆三十一年
汝河總河高書孝化龍開批加河以便運道自王市口

抵黃河三百餘里險以
月河板開清江福以便通濟新莊各開先年黃強淮弱五瑪
不通開座不用牽以夫致至三泥內浸伏秋水溜漕舟上開難
若登天每舟于道萬曆十餘年于前漕輓傍
俱開舟河一于道萬曆十餘年于前漕輓傍
歸仁集石隄由挑宿五境內黃河直冲挑宿小河徐邱水
河扶漕運抵家築歸仁堤及泗州孫考麓正河勢奪
止計長七千六百八十里復加修築近因護衛四脉萬
曆六年總河尚書潘季華復告急天啟四年尚書張
起白鹿等處正河於歸安東樂草解河道高書張
修葺淮之五年尚書未陵寢行無如河堤治宋河者當留
心圖

清江浦石隄萬曆十一年包河決長三百九

西橋石隄萬曆十一年包河決長一百三丈以角防黃河決

一百九十七丈

包家園石隄萬曆九年包河決長四百丈等

謹防守加

范家口石隄萬曆四年包河決長四百丈等

重濬新正兩河先年裏河自陳不平以江開通近因黃淮內

灌沙停河身日高火為患三隄勢與魚田盧漂沒民逃賦

甚危甚危棘臺部使者議行挑濬知府萬姓呼得請于上分勢

護城稱永利期烏濬儲參運朱國順為築石堤以

護城石隄北自西湖南至包家園南三城計長九里包

固保

論曰凡漕運經行河道無不隄烏獨記石隄者何記

其昔曾為害今當慎防者耳幸時加葺補勿致蟻穴

壞之庶永安云

卒燈防守各舖相離頗遠每舖一舖立有警別舖不聞有悞

面上書其字鋪三字一面以籠一轉報一舖思有警鳴鑼為號

臨舖夫老換次傳報各舖夫老併力齊赴有警

裁抑護隄地探抑二尺須地二裁三寸限根

葉塘禦風浪可掬掃帚料俱宜于尺許裁之一交津既液合捍蓄之且

時我之仍頭以時常澆灌翻掾宜

用棘刺圍護以時常澆灌翻掾宜

我芟葦草子護隄芟凡草隄臨水者頭棘于先隄用引密裁蘆葦或

深數浪山然後隄入堤計之潤要訣也

雖初淋不鋤粟家種矣則

人居護隄遇水漕運奔河道是為上防不妨軍民人家蓋屋居住

致碍馬頭過天載處明旨當釘戒以嚴大臣慎防坍塌淮揚徐鳳

諸河駱車橋意年開王家口為疏加有之濬周家橋排非

有濟河之議以河工善後之料議又黃瑛以建遙隄以防旁

盜曰歲開淮之沙以導清流曰料議又黃瑛以建遙隄以防旁

行未幾以備不虞曰黃瑛以建遙隄以防旁

攷黃河發源星宿海注流夷地九千里始入中國由陝

西山西過三門入河南夏時所疏九河入海寔在兗州

其後復從直沽入海商代河屢決都屢遷漢武之季決

黎陽築瓠子哀平之世王莽家於趙州以河患築隄障

水今彰德衛輝懷慶在之有王莽之隄有王莽城在拓

鄉東北自後水無正道河南世受其害古之九河古道

久湮直沽亦非禹疏之舊而泗濟雜黃河之身且滙齊

流併入於淮下雲梯而趨海今世以淮水為黃河矣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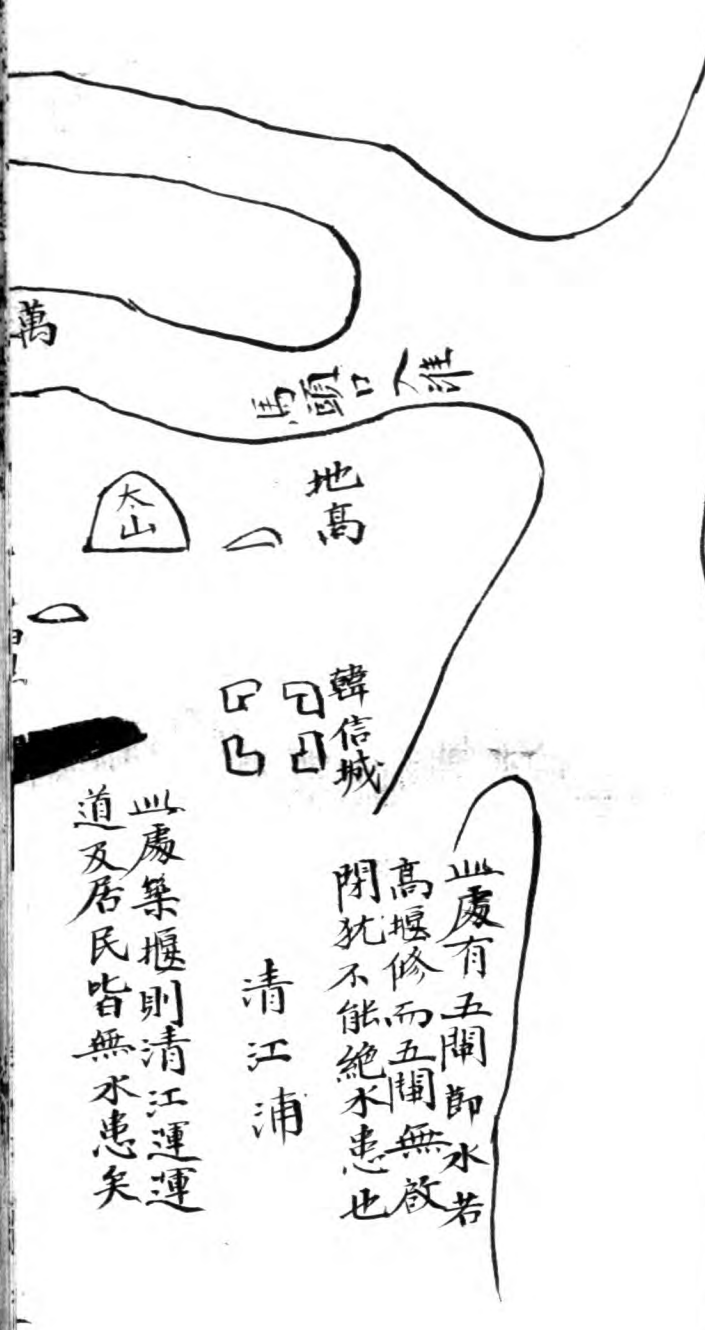
自濠梁以下會泗過清口分入新河自清江浦達揚州

入江者是陳平江伯因宋喬惟岳蔣之奇所濬而關通

之下接邦海直便漕運非禹時改道也即孟子所云決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只泛言大勢寔未昭合蓋夏殷
 之代江原不通於淮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邦海杜預註
 云於邦江築城穿海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山陽末口
 入淮是江淮始通也隋開皇大業間又鑿道引汴達廣
 陵故曰樂天有合流至瓜州之詞而於今亦異矣自宋
 以前故治河北者每紛治河者多置力于此自宋以
 南流故治河者每紛治河者多置力于此自宋以後始
 亦不自淮道分河為陰海引注于東南以通淮泗之
 漢所據漢武帝作而蘇子文莊謂宋鑿神時河始入淮
 就全河大勢言之乎

卷二十七 三十九

高加堰水利圖
北



此處築堰則清江運道及居民皆無水患矣

此處有五關即水若高堰修而五關無啟閉猶不能絕水患也

清江浦

西

淮

湖家

地低漫入

東

湖墩泥

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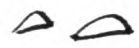
之接以堰築宜高地

青墩

地高堰存工宜小

武家墩 地高

地漸低工宜漸大



民居

南

民居

地低有木 十丈數

民居

南湖

湖翁 土城

淮

阜陽湖

月

大

高

厚

宜

水

低

地

有

堰

大

湖

宜

水

地

低田

月

大

高

厚

宜

水

低

地

有

堰

大

湖

宜

水

卷二十七 四十

地漸低工宜漸大





卷二十七 四十一





黄河自徐至清
口今引之申大
澗入運河為
患矣

成子集有漫
坡非古河也

瓜字河在由馬頭

高家堰不可改為運道之圖

黄河每失節宿清安決方十里與海為一矣

高家堰
五閘
清江

大洞無隄亦由興運河為害

管家湖

卷二十七 四十二

苗淮合流過清口澗三五里
西安東澗七里至雲梯三四
里入海東西岸有沙套潮
束其澗無涯和暴至世死不
及老堤開處恐不能如澗



東

邑是亦有以千里

南京
白馬河潦其水來自西五閘廢水來自北五塘廢
水來自南三水至咸自夜進運堤不絕而黃浦八淺
之口決矣故修鹽塘閘為急寒塞口次之



黃河由丹田類
由滬者俱田大
洞入運河為害
矣

高堰三千六百丈得准...
舊事也今廢之而別用...
堤入海計方用去萬銀...
古無此弊實無調役而...
且歲捐州以填堵河糧...
捐民社者尚不計其害...
之曰事修堤堰開地坑...
轉輸至有至便也

儀真開填為運道三百年之
大利豈可一旦而廢之
須酌處之可也

楊子江

南



黃浦至北堤可里須開濶...
老無堤則黃浦為濶...
若無堤則黃浦為濶...
不可着力開

每自二潮往來其上
不可以力開

隄下有洞通潮田
民塞之而涼復
復開之大抵前人
作事不可輕改也

復舊路保高堰以全運道之圖

清江浦

淮城地脈西來
穿湖而過曰策
路以接之官民
大利宜亟復焉

北湖

淮

卷二十七 四十三

自淮城西絕運河田驛後路至

牛灣舖十里中間五里穿湖為
路，中有橋嘉定志所謂陽仁
濟橋為南北湖是也迤西二十
里為廟廟舖三十里為更
字舖又十里為高家堰迤南
為四五六舖地方又西南為院頭

或成一集日寺



南湖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 堰之利害瞭然... 鼓無壞自隆慶二年改新路由南鎮填抵淮城棄堰不顧始屢決為害矣故保堰護漕在復為旧路也

六鋪

此處新築路屢下利于官民宜慎之

遂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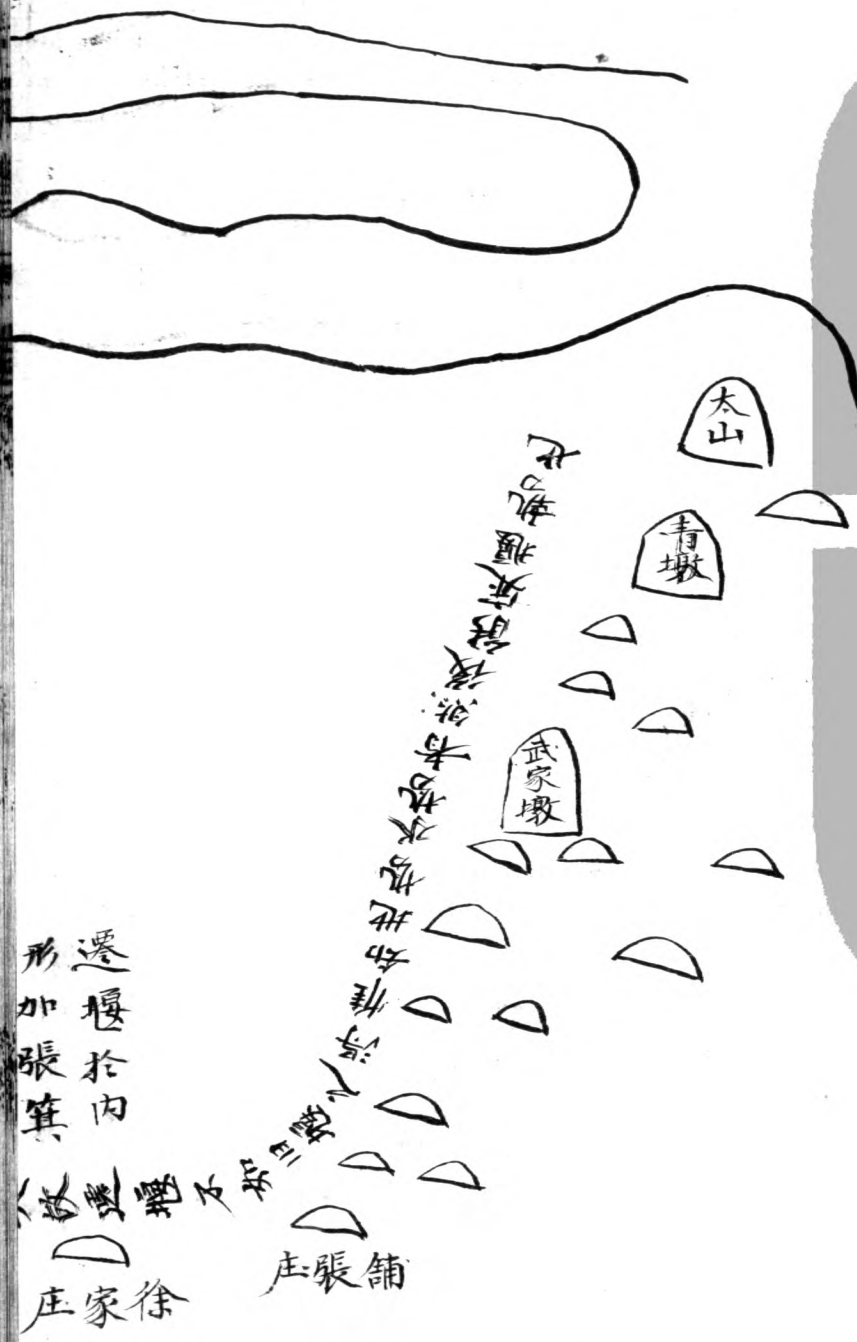
洗頭

高加堰不可遷之圖北

卷二十七

四十四

西



遷堰於內
形加張箕
徐家莊
張鋪莊

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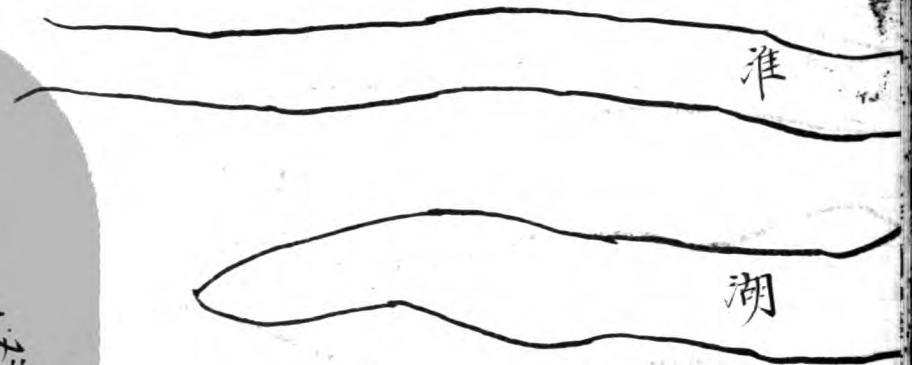
湖

雖成必壞
不可輕也

黃家集 嚴家集

黃家集 嚴家集

東



此處有堰或將路亦高則水猶之田里十遺堰之數倍舊田故今
南

河防一覽

高堰居淮安城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堰內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外為阜陵洪澤等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閘以達於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則及堰址秦同以前無攷矣史稱漢陳登築堰防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時以為安者一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閉津盤詰往來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涿洞東注合白馬汎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

且蓋諸邑淮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畚土塞城門
竇穴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
後濁流西沂清口遂湮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
之半不免停住上源而鳳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
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隄防也

萬曆三年三月科臣鄭岳請疏黃河海口之沙言國家
借黃河為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五百餘里乃茶城
有倒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
稽之歷年可攷也臣去年奉差經過淮安正值水發之
候民居飄蕩詢之地方父老皆言自嘉靖四十四年五
月河水大發淮口有水之際海沙漸淤今則高興山等
此沙既壅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水泥愈淤其邳州之淺
房村之決呂梁二洪之平茶城倒流之弊皆由此也今
不勝海口之沙乃於徐邳呂梁地形高處日築隄岸以
防水勢挑源宿遷而下聽其所至則水安得不大而民

之為魚未有已時也臣聞之惻然嘗見宋人李公義至
今圖曾歆濟川耙法以圓扒八尺橫於中以鉄為齒上
列三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行淺水中舟過則泥去此
古人已試之法試訪而用之能疏淮口橫沙而去其最
下之塞則徐淮自無淹溺之虞能疏呂梁積於而得其
高低之形則茶城自無倒流之患愚固言之可採理之
必然者工部覆議洛河道侍郎詩請海口踏勘具奏從
之

七月御史劉光國議以天妃閘地勢高於通濟淮水灌
溢多於黃河謂宜將通濟閘及福興新莊二閘增卑培

薄務令高厚堅固仍令清廠分司專司放閉每五月
以後九月以前二水盛發之候嚴加封閉官民船聽其
自行轉盤惟回空船每至二日啟板一次隨放隨閉不
許官民船越規擅進以貽水患從之

四年二月御史陳世寶條陳河道一復老黃河故道先
是河自三議鎮歷清河縣此為大河口與淮水會流去
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後三
議鎮去口向挑源大河西去謂之老黃河至嘉靖初年
三議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合入海自
是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詣清河縣北上矣迨者崔鎮

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議鎮口引河入清河縣北或令古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縣西另開一河引淮水入河二流會合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亦不為黃河所漲民難其永紓矣一修寶應湖隄補古隄以固其外於古隄東再起一隄以通越河而使運舟於此往行一清復上下練河一復開益濟河一增建儀真二閘曰江口去閘大遠欲於上下江口逆裏十數丈許各建一閘潮始來預放板以納之潮初退即下板以閘之使古江之船書數入閘以免遲滯一閘瓜洲河港將屯船塢挑濬深濶使船之先入者屯聚於內又於監壩之

東開一曲港與新閘外港相合使船之後至汙者續洎於內以免金山掛江之險部覆允行

五年九月管理河南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源從清口會黃河入海今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漸及於高寶邵伯請湖而湖隄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澱日高淮水下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併力敵黃勝負或亦半日高加堰廢環而清口之內傍通濟閘又開朱家等口引淮水內注於是淮泗之力分而

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下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盡運隄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為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急至僅完隄工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不上於邳遷下流之涸將盡於邳遷而不至於清挑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百萬帑藏開挑止河寬限責成乃為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趁時築塞使淮泗并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減若子具化益城地方海口湮塞之處大加疎濬而湖隄多建減水大閘

隄下多開支河以行各閘之水庶乎不至汙漫總之未有不先黃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隄者也部覆河內疏濬若無良法惟先臣劉天和用平應方舟橫排河中為一層四維拴繫以長柄鉄爬濟之濬深數尺移舟再濬後數丈後為一層如前法則水中與陸地施工畧同宜行河道等衙門會議其奏定奪報可

十二月淮水南徙泛濫淮揚間已而漕運侍郎吳桂芳報稱草濬開通灌水消落至是淤墊如故給事中劉鉉言治淮以開通海口為策宜簡方畧大臣一負會同河

漕諸臣相路咨度為新運計上令吏部推有才望寔心任事者以聞於是吏部請以總督漕運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為工部尚書總理河漕得旨近來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至日久無功今以此事專屬吳桂芳經理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李世達改推別用其選任部司處置錢糧俱許以便冝奏請若明歲運道有搜戶部查先年海運事宜行

六年八月總河潘季馴言復故河其利有五蓋河從潘家口力小浮橋則新集迎前一帶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

每歲可免泛濫之患曹單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開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易滌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尉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海可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議下所同

十一年二月工部覆漕運尚書凌雲翼題稱徐州戚家港溜急運艘難行議開新渠建閘境山廢閘曰梁境閘新河中閘曰內華閘新河口閘曰古洪閘乞移咨吏部於梁境開專設閘官一員內華古洪二閘共設閘官二員并鑄給條記從之

十六年礼科王士惟請開復黃河故道以圖永利謂自徐而下河身日高而為隄以束之水行隄上與徐州城等乘急流益迅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故昔之黃淮合今黃強而淮益縮不復合矣黃強而一放天妃通濟諸閘則黃搗運河如建瓴淮縮則退而浸泗為祖陵計不得不為石隄護之堤增河益高根本之慮下亦可虞乎哉河之清河向南衝者凡四折而後入海淮安高寶盩具蓋不啻教百萬生靈之命托之一泥九決則盡成魚蟹將奈之何而紛紛之議有欲增隄泗州者有欲開顏家河灌口河永清河南甃高家堰北築滾水壩者近議

開月河章濤在鎮三壩如蟻穴漏卮補救迄無寧歲終不如復河故道為一勞永逸之圖也河故道由挑源三義鎮達葉家街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在河縣南蓋支河再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自桑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挑源至丸子灘凡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室廬墳墓之碍雖開河經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為利無窮矣疏下行河官議

提河潘季馴題黃河之水濁而強汶泗之流清且弱交會之處則茶城是也每伏秋黃水盛發則倒灌入淮沙停而發勢所必至黃河消落漕水隨之沙隨水刷不待

濟而自通矣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如萬曆十年中河即中陳瑛創建古洪內華二閘每遇黃河暴發即下板以遏濁流之橫而閘內無壅阻之若黃河稍落則啟板以縱泉水之出而閘外有洗滌之功去秋稍失開閉之防遂至深壅夫常厓懷當宁臣於前月望至宿遷閱視同知徐申謂本月望前黃水偶長丈餘漫入洪口即令嚴下閘板至二十一日報黃河稍落於是啟板通漕衝刷成河通行無滯此即二水勝負通塞之故也勘科常居敬復建口閘一座去河愈近則吐納愈易足為水利但建閘易守閘難運貢之馳行固急勢豪之開放不時教日

之羈程不能待而千百年之利害且決裂矣乞特賜綸音如萬曆八年清江浦三閘之法以嚴啟閉庶河渠永有賴矣部覆如請

二十年勘河給事中張貞觀奏祖陵為國家根本即運道民生莫與較重然歲漕四百萬賴一綫以給京師鳳泗淮揚又湯沐襟喉重地則運道民生所關非細事也臣展謁祖陵見淮水一望無際雖聞祖陵玄宮高聳乃自神路至三橋并諸儀衛丹墀無一不被水矣且高堰一隄危如累卵倘潰則裡河之民生運道立盡此又高竇意外隱禍也今欲洩淮當以闢海口積沙為第一義

然洩淮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合既不若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於未合者與運稍碍別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入海之途則自鮑家口王家營至漁海金城一帶地勢頗下因而利導之似當併議者

二十三年工部都給事中吳應明奏淮黃二流會於清口而海口一帶則淮黃之尾閭也先因黃河遷徙無常設遙縷二堤束水歸漕乃水過沙停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清口以外則黃流阻遏清口以內則淤沙橫截強黃倒灌上流約百里許水淮水僅石沙主

之浮流而豬蓄於盱泗者遂為祖陵患矣先年科臣張貞觀所議自腰鋪開一支河歸之草灣河或從清河南岸另開一小河至駱家營馬廠等處出會大河建閘啟閉一遇運淺即行此河亦策之便者至治泗水則有議開老子山百折而入之江者即排淮泗注江之故道也宜於此建閘淮平則閉秋漲則開使不得為陵泗患又考河形北高南下張福口居淮河北流與清口對堤張福則水向南而淮病堤清口則水向北而淮不病故拆張福堤而於清口造堤以連之亦兩利也報聞

二十四年河道尚書楊一魁奏酌復漕河舊制謂黃堦

口一股由虞城夏邑接碭山蕭縣宿_州至宿遷出白洋
河一水股分蕭縣兩河口出徐州小浮橋相去不滿四
十里且係先年河經故道所當疏濬與正河會接濟運
道夫役之用集山東河南徐邳徐夫二萬人止兩月更
於鎮口開以裡諸湖之水疏通改道與小浮橋二水會
則黃堦口不必塞而運道益無阻滯之患部覆如議行

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
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魏子又決於魏之館陶
遂分為屯氏河大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而行元帝
永光中又決於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於北博
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
入青以達於海而下流與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
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遂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
河之瀕者支河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
入矣

方氏回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於泗以入於淮者

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
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
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
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其源在河北温州猶經括黃河
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汶河一出萊蕪縣原山之陰一在萊蕪縣界寨子村一
在泰山之陰仙臺嶺俱名汶水至靜封鎮合流經泰安
州寧陽縣分為二支一支自東平州戴村鎮西南流至
汶上縣會白馬河鵝河凡八十里右分水河口南流經
嘉祥鉅野凡一百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關東與泗沂
二水合流而南一支自寧陽縣堽城壩西南流別名洸
河經滋陽濟寧之境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
州城南天井關東合分水河口流來汶水又南流經鄒
縣魚臺沛縣凡四百一十里至徐州合泗水東南入於
淮

泗河出泗水縣陪尾山其源有四一出山西麓石竇內
名酌突泉一出山東麓石竇內名淘米泉一出山東五
步一出山東四十步二泉泉無名與淘米泉合流向南
達山西一里合酌突泉西流一百七十餘里至滋陽城
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金口閘又西南流三十里至濟
寧州城東與汶水合南達於徐

沂河一自泰山群沂水縣經沂州郯城三百餘里至郯
州往入於淮一自曲阜縣尼山西流三十五里至滋陽
縣城東五里與泗水合同達於徐

汴河出河南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

武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流出東經開
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流過蕭縣至徐州城東與泗水
合

沁河出山西沁原縣綿山東南經河內武陟獲嘉新鄉
原武陽武封邱祥符陳留蘭陽杞縣儀封睢州考城寧
陵歸德虞城夏邑永城碭山蕭縣凡一千二百餘里至
徐州城東與泗水合

黃河出西蕃星宿海繞崑崙越積石凡八千餘里始入
蘭州又東北流過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
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始入河中經潼關閿鄉靈寶陝

沔池新安濟源孟津孟鞏温汜水武陟河陰原武榮澤
陽武等州縣合沁汴二水同達於徐

按黃河自汴梁以下數千里間河流支派牽連分合
雖難悉紀然其大派不過六條其一自汴梁東北經
蘭陽儀封曹鄆至陽穀入漕河其一至曹州由雙口
河分流至魚台縣塌場口入漕河其一至歸德州東
南經虹縣宿州睢寧至宿遷入漕河其一自汴梁東
南經陳留通許亳縣至懷遠縣入淮河其一自汴梁
城西南經榮澤中牟尉氏陳顛至壽州正陽鎮入淮
河其一即今出徐州小浮橋者是也凡此六派或勢

均並流或併歸一二雖涸溢不時趨各向異而大抵
不出此六派之中往時決沙灣決張秋則由陽穀之
派也出溜濬古飛雲橋則由魚台之派也

淮閼

府城之西為浮橋為抑淮為南鎖壩為滿浦閼之東為
板閼西為清江浦又西為河口舟之由運河出河口及
由各渠而去達淮所經者也

淮河之南岸閼之東為方壩為信壩為智壩為礼壩為
大河衛城之東為義壩舟之由淮河往來及由各壩而
入達運河所經者也

淮河之北東為支家河西為草灣舟之由海州贛榆沐
陽安東各縣之達淮所經者也分布甚廣非若各閼之
扼要會而據通津也故星處老人以積之為

者其銀三萬分四十年免稅十月知府原無定額惟院道應稅者
 賦契司納稅每銀十類兩賦北京戶部一濟分六厘餉凡
 雜糧四稅凡准所安供初億有秋派無嘉靖四十年知府傳希擊
 一建議厘抵補按合題准屬州以與夏琪雜糧比民照北軍州餉事只名每石徵銀
 慶中水有災益甚民抽不濟即生催項并逾前為四因名土者四增廣
 前例遂有脚抽民抽不濟即生催項并逾前為四因名土者四增廣
 工雜糧稅清係自抽客過商脚抽雜糧牙抽人係每抽價十斛兩役有應得牙用五價
 分高取扣留半代銀紅上寔分五厘是後得牙脚抽四散不過便子拘抽議與
 軍月寔料無與河高委道府衙門守領官應諸項支用大各衛所採運官
 應稅貨物賣米者每石納自北漕銀一過厘軍前餉銀八毫等處取
 貴者止毫納漕銀五毫脚抽之在淮發賣者止納與軍人餉脚抽
 四稅萬曆六年存寔則三道稅御破已方萬嗣建題去請江戶抽今
 督一收貯五府用兩天解京五年
 醃切探頭稅院凡道客明商往後取稅銀醃每年大約七百奉各
 不聽巡監衙門充正軍支餉餘
 廟灣鎮稅鎮在山陽東依清江府城稅有課司道商抽四商船
 千收受兩解歲本府入委軍官餉項下支銀用二
 清江浦工部抽稅應于泰中淮安設十抽分一廠凡為供造清
 定額之需歲以燕抗多寡為一舒縮天順間議於淮安府稅無
 類解司添設副司使轉發提舉司員專理抽分事料每季解府
 一人是監抽稅凡商貨自南而北者其於南分鎮廠泊始自北日

四稅萬曆六年存寔則三道稅御破已方萬嗣建題去請江戶抽今
 督一收貯五府用兩天解京五年
 醃切探頭稅院凡道客明商往後取稅銀醃每年大約七百奉各
 不聽巡監衙門充正軍支餉餘
 廟灣鎮稅鎮在山陽東依清江府城稅有課司道商抽四商船
 千收受兩解歲本府入委軍官餉項下支銀用二
 清江浦工部抽稅應于泰中淮安設十抽分一廠凡為供造清
 定額之需歲以燕抗多寡為一舒縮天順間議於淮安府稅無
 類解司添設副司使轉發提舉司員專理抽分事料每季解府
 一人是監抽稅凡商貨自南而北者其於南分鎮廠泊始自北日

而南者俱於清及河口民船赴報其報抽頭方估定價行亦係額課
不敷支用遂於清及河口民船赴報其報抽頭方估定價行亦係額課
十遺稅一自是無遺稅矣

應抽船隻課國不初止遂抽船及料于以供成官造漕船之用後因額
照免外凡項逐座一民船俱報數目繁瑣或報價銀約查下滋奸弊
近議十民船一不其拘餘什小物各括在內商民頗便白定價銀
俱三議十民船一不其拘餘什小物各括在內商民頗便白定價銀

銀口報單民銀船白頭銀進開口銀。閩准安。厥空戶報納進頭
其論丈抽契報抽造小稅者買主執照折頭報木抽
淮安鈔關重九河額有剝航以等船加。探頭長烏銀船驗探頭

重有奇以上者五分八厘
皇稅萬婦進二開鐘確稅中使大四工舉江北差大監鉅言利一

每分御板李廟三灣材清口直河未關府城清江議二稅司包征皇
七年奉兩季皇一次子解赴儀真行稅監解進商民踴躍更生

淮群新舊聯三城說倘舊舊城被敵則二城雄壯特角之勢
倘新背欲受制敵必不日城垣聚於兩城之下使為聲勢相援敵

把勢遂慮分守而始難為慮也守則一城而失事則敵而撥兵以
為巢將門持久而計矣恐民且不能中起矣昔院章公

舉初築公聯不城往時曰非我意且他日淮難為守便計矣嗚呼
遠慮

駐重徐州一駐揚州儀真無籍總已徒營充委官星列
布重徐州一駐揚州儀真無籍總已徒營充委官星列

都分御板李廟三灣材清口直河未關府城清江議二稅司包征皇
七年奉兩季皇一次子解赴儀真行稅監解進商民踴躍更生

淮群新舊聯三城說倘舊舊城被敵則二城雄壯特角之勢
倘新背欲受制敵必不日城垣聚於兩城之下使為聲勢相援敵

把勢遂慮分守而始難為慮也守則一城而失事則敵而撥兵以
為巢將門持久而計矣恐民且不能中起矣昔院章公

舉初築公聯不城往時曰非我意且他日淮難為守便計矣嗚呼
遠慮

舉初築公聯不城往時曰非我意且他日淮難為守便計矣嗚呼
遠慮

舉初築公聯不城往時曰非我意且他日淮難為守便計矣嗚呼
遠慮

舉初築公聯不城往時曰非我意且他日淮難為守便計矣嗚呼
遠慮

舉初築公聯不城往時曰非我意且他日淮難為守便計矣嗚呼
遠慮

舉初築公聯不城往時曰非我意且他日淮難為守便計矣嗚呼
遠慮

舉初築公聯不城往時曰非我意且他日淮難為守便計矣嗚呼
遠慮

呂兆熊提督漕運兼巡撫後題名記

明興之叙議河運也自唐順始也其卒開今運河北即
元會通河自濟寧達之通州南即宋沙河疏邳海通江
淮達之濟寧也自尚書宋公礼平江伯陳公瑄始也其
遂開府淮陰提茲漕務顯用支運罷海運也亦自陳公
瑄始也其以提憲武臣代之用提漕兼鎮撫也則自王
公竑始也其兼提督軍務也則自胡公植始也維宗
社之咽喉軍民之命脉寔于是為樞紐故底積俶落除
拜氏名畧見國史然多佚而不屬正德四年解文莊
公寶來蒞茲土懼其久而遂湮不可攷也始鳩王公竑

而下至文莊公凡二十四人爵里錫之石而自為文以
託之併及漕事大都為自文莊迄今又百十餘年所造
熊又六十二人中都入為名公卿熊不敏竊嘗往嚮之
今一旦以薄力代匱得廁名諸君子未豈不幸然舊
石已不勝載自王公紀而後遂闕焉未逮所以更龔貞
珉績文莊之舉使後有攷者責寔在余其可以不文而
已乎余因是而有慨於天下之事難於識難於任也轉
漕之利無不水浮禹貢紀所從來尚矣秦漢迄唐歷
可境砥柱山門其覆溺之險鑿輓之勞人徒之費至一
舟百日乃能上難何啻百倍今之海運間或用車用馱

厥難益鉅當時有斗錢運斗米之苦司農或揆穗供禁
膳然不能為他策者其都關之勢然也宋以四河通運
處地夷曠歲入至七百餘萬石憂不在食漕渠之効亦
較可觀矣元之都燕固即今日之京師也雖去江南轉
漕甚遠遠然無三門砥柱為之隔絕夷攷其當日運道
初則涉江入淮逆黃河至中濤站陸輓至淇入御河達
京師不便也又開濟州泗河繇大清入海旋以海口沙
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不便也又開膠萊河
道通海勞費久之訖無成效復始轉用海運矣然風濤
不測盜賊未沒剽劫覆亡相仍至有非我族類擠衣裳

以噬介鮮之疑而京師常若食不繼何其置今濟寧河
道至易且利者不顧而曰為海與陸之紛也則伯顏
張瑄之識所為不逮宋公禮陳公瑄也豈天特留之以
成我明一代豐亨豫泰之盛哉恭襄業聞此萬世之利
矣其儲設安山南旺馬場昭陽諸湖名為水櫃以時豬
洩東控泰山諸泉南引師伯高郵寶應諸湖北會文衛
白洋陽城洗浮濇沱桑乾諸河以廓委輸雖厥於時有
供役頻繁不無民寔勞止岸乃善芻之患然天下事無
全利循已事規則導流培岸功易耳眎之隨地霹靂
之白教與人畜蹄躡之道敵勞逸難易省費為何如而

議海議陸議膠萊者且憊焉且其說曰防意外開別
門亦有深意見為不可廢假當漕河之初開能無撓道
謀哉即恭襄當茲世非有文皇之廟斷毅然為之主
持而黃牛纒揮白簡狎至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安保無
一道路蜚語而遂叙百代之未有開萬世之永利耶漕
河其昭々有形埒可見者也况萬里之外機宜百年後
之推測彼此互執是非樊然之難知利害且十百此者
乎故余因是役而重有慨於天下事之難於識難於任
也其在今日又且無暇論於漕之外矣東之奴西南之
奢安厘天下以赴之軍餼外道財力內屈則漕不易為

也北二二千里則病旱南二二千里則病水足民固圉
自不能左畫方右畫圓則漕而撫又不易為也淮陽
陽縮藪南北最為天下要地鎖鑰千里之衆豈曰虛擁
無事則引漕有事則應援今天下無事非也馬窮則逸
三方第難端耳筭滕其微見者也一旦內訌外侮千乘
淮陽其首受之矣則漕而提督軍務尤不易為也此皆
余今日事搃非識與任不可而余非其人也余滋懼矣
何暇言天下事石既成次其說而書之以自警且以俟
後之君子其諸品秩差次代遷後先具詳繫下不書

馮敏功開復邳河記

隆慶庚午秋八月河決於睢寧之白浪淺既而白浪淺
淤復決青羊淺又既而青羊淺淤河益分裂潰決而
南為王家口張擺渡口馬家淺口曲頭集口決而北為
曹家口其小口在辛安左右者七於是河流恣繇決口
南趨睢寧平地為湖漂沒軍民田廬無算輕舟從此入
小河口其支分而北者七直河而正道故道自曹家口
至邳之直河九十里胥為平陸淤運艘九百三十糧四
十餘萬石官民船又數百自曹家口而上至曲頭直河
而下至宿遷又九十里河身淤淺不能通舟雖民昏墊
運道阻絕於是起大中丞歸安潘公於家俾治之公至

博訪群情時議多以為故道不可復有欲因睢寧決勢而利導之者云謂河源盤折數萬里水決泥沙急則沙隨水滾稍緩則水漫沙停比年因水勢散漫沙墊底高容受漸少每一泛溢輒便為患今舊河廣且百餘丈深且不測若仍復舊河中開小渠引水衝刷兩隄夫未使不散漫則水勢歸槽淤淺漸去河身自可復舊若就新衝水勢散漫湖波平淺不能復深工力所及能有幾何伏秋水至必壅不下徐邳之間將成魚鱉此必不可群議乃定於是度遠近議工役具畚築計餼糧大發淮揚徐及廬鳳山東河南夫併徭淺各夫分司道官為五工

統之公指示方畧畫地課工以隆慶五年春正月十有六日肇役浚築群工齊奮至二月二十日渠成三十三日縱水歸渠淤沙漸刷河流乃通凡舊淤糧艘及官民船皆繇渠石時築決之二張擺渡曹家二口已完而曲頭馬淺王家三大口亦已有緒翌日風雨驟作不止兼以黃河挑花水漲會山東諸泉併至乃季春朔日水復大溢瀕漫滄浸莫辨湖河新舊隄防潰決殆盡復決閘家口淺房口曲頭舊口之東王家舊口之西房家口青羊口白浪淺口與諸小口凡四十三處群情大駭云身自督率示以必成衆志復定晝夜率作工料踵集隨用

輒濟於是諸口漸合而縷本之堤亦漸成四月七日麥黃水又大至狂風挾水勢復衝決閭家口之西及半戈山之左右公督率益厲親守築口六月三日諸築塞之工咸畢先是淤河多淖沙人立輒陷工不得施公命以木橫沙面掘半濇水左右互倒水盡沙輒工乃得施決口懸溜數尺噴沫成雷負土入水輒便消去公命以大掃截流緘以巨纜旁植巨椿其衝之處湍猛溜急椿折掃滾勢難卒就乃復相視緩急偃仰合渡卒復壓以厚土勢若崗陵衝乃克定築堤捍水浮沙既不能堅而寔土又為比年流沙所壓必深掘至尋丈乃遠取於民間

空其與隔河運取山土往來力役竟日不能數筐公命囊土程衡唱籌課役士功乃集於是兩岸屹然河流受束濬刷淤沙深廣如田四百萬漕糧飛帆直上雖伏秋水三至懷襄徐城而曲頭以下凡公經理之地皆得安流如故所用河漕貯積撫按駐贖徐淮商稅及淮淤糧米石者僅十一萬奎有奇既成之後公又為之計久遠乃併修徐呂靈壁之限以束上流復築梨林村之壩以防衝逸建舖舍設官夫以時防守植草抑集工料以預脩禦其善後之圖又如此

通濟新河記

駱馬湖去宿遷縣治十里而陳海則駱馬湖一支流也去縣治一里許俱在馬陵山之西馬陵發脈沂嶺蜿蜒八百餘里為縣治龍脈本山眾脈歸之駱湖夏秋遇潦湖面橫直且二十餘里分三支會於黃河一為董家海一為駱馬湖口一為陳海然高窪不一不可以舟至冬春則涸而成陸萬曆四十二年糧失海決黃河全注劉口縣直口歸舊河故兩口之怒濤險溜大為運梗一艘挽拽幾至二三百人一日過溜不滿數隻設舟子弗戒簾纜中斷船隨粮推一舟而撞損尾後者三五相繼粮拮生命須臾歸之魚腹天啓三年四年王家集磨莊等

險溜尤甚 漕院躬駐催督阻壓船以千計日費公帑拽絳之用以百計至十月朔運事始竣本府同知宋士中承漕儲道來 條陳指畫於運完日率土人從泃口起迤東尋至宿遷縣陳口復從駱馬湖上至馬頰河周旋相度徃廻四次計其道里遠近工費多寡立竿為望掘土探泉酌議從馬頰口至陳家海為全局而從駱馬湖為速計度議上開馬家州九十丈疏馬頰河口沙淤三百三十丈以上接泃流下避剗口之險疏三叉河流沙十三里開溜莊生河一百七十五丈浚深小河二十里開王能莊迤下二十里以通駱馬湖口築塞張家等

海數十道東水歸一因疏導遂成通漕即以挑河之
土築堤張濶四丈頂濶一丈高一丈二三尺不等以作
緯道共計河五十七里築堤共八千七百四十七丈計
調徭夫三千零五十一名議動錢糧五千七百兩為募
夫五千二百名之用卜正月廿七日開工二月二十一
日夫集四月二十日工完更名曰通濟新河隨催本年
糧運六千餘隻并南糧俱從新河進而劉口磨莊之險
得以遠避全漕無漂失之患省公私帑拽之費以數萬
計然而湖心因水占未築之堤二百八十丈王能莊堤
九十丈并隄之淺缺者河之沙淤者計三十一百六十

二丈次年復請錢糧七千兩募夫六千人將陳海平地
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堤河浚築一律而前此水占堤
工一併補築改淤使深改曲從直河底沙礮用鑊鑿入
使深水中堤工募船載土壘築束柳葦為埽以消風濤
稱木石為宇以脩廵閱從此長堤堪以拽簞平濶堪以
鼓柁而年數百萬之糧餉得以去危就安為漕運永賴
矣至建閘護堤五堡防守善後之圖尚未議及則謹以
俟後之君子 時天啟六年春日記

僉事朱用光歸仁堤記

古汴河受白鹿等湖水匯為巨漫一遇伏秋黃水倒灌

小河口白洋河由歸仁集迤東橫濶四十里澎湃南下
 合淮水湍激 祖陵林下不浸者教武 歸仁堤寔與
 高堰相表裏 堤之為利也博而大者有三焉 祖陵
 不受齧射而王氣充固一也高堰得殺水勢而保無衝
 決二也水不旁流而永無奪河之患三也

清河志

通濟閘在馬頭鎮東南半里嘉靖三十年漕運都御史
 連公鏞因舊河淤塞開三里濬以避渾濁通運艘建閘
 一座

淺鋪

吳城淺

清口淺

新庄淺

李家淺

中淺

縣前渡在治東半里

小清河口渡在治東五里

大清河口渡在治東北十里

馬頭渡在治東南五里

夏家湖渡在治西北二十五里

浪石渡在治東北三十里

訾家營渡在治東北三里

駱家營渡在治西二十里

吳城淺渡在治西十五里

淮陰故城按府志云在府西四十里據此則今馬頭也

簡司處是也昔韓信釣城下即鎮北一里之王城俗為
甘羅城又以為寶應縣有甘羅廟此則其葬處皆無所
據

韓信城據舊志在淮陰故城西百步許寰宇記云信封
後築城於此

吳城按一統志在泗州舊徐城北三十里陳將吳明徹
於此置高平郡據此則清河原屬泗州今去治西二十
里大河之北厓東西二城相向遙隔一水疑此即是也
或又謂宋紹興三年罷楚州吳城縣為鎮此其故城也
亦未知是否

吳王墓在治西十五里唐揚行密封吳王骨屯兵於清
河口此其葬處也

清河志

我朝徵於夏者謂之稅徵於秋者謂之糧即兩稅之遺
意行之天下二百年來未有稱不便者奈何淮北之地
富者習為商販牙僧未必有田有田者習為詭隱未必
有糧、稅乃悉歸於卑弱之丁逃絕之戶每遇催科責
併該里見戶則相率而逃以故蒿萊極目一望率幾十
里噫憊甚矣伊欲拯之必畧倣井田之法相地勢汗仰
每數十里為一井民居田廬分布於其中外為洧洹以
環之俾旱澇有備盜竊有守樂生具事安土重遷則荒
萊可墾經賦可完矣此百世之利非大費帑藏不可也

今之徭役即古之力役之征在周禮有司冠因授地之上下以均任使之多寡有均人視歲之上下以為公甸之等差此古人雖役民而民不病於役也今制分為均徭里甲均徭有銀力二差里甲則惟銀差雖俱以銀數為準而力差之中有視原數費至倍蓰者劑量輕重搜剔冗蠹則又在編審者之留意焉夫雖非徭役正額其在茲邑則尤所當軫恤者必使應付不失而民不甚病為可耳

睢寧縣志

知縣申其學申文

竊照縣西北一河名曰廟灣上通靈壁西水諸湖下通本縣芹海諸湖迤邐之東則由小河口入黃河為此水離縣治僅二里許淤塞挾隘其勢頗高縣治居於東南其勢最下且無堤岸蔽障一遇大雨時行河不能容遂爾泛濫則東南一帶不惟城郭滄沒而居民廬舍蕩然為之一空矣使小河流濬惟深則洩易而其害猶未久也今則小河口又淤塞矣自隆慶三年至萬曆九年本縣被沉溺者已十有三年於茲幸萬曆十年天乾水

水涸民畧有更生之望不意今歲六月十三日不知水從何來偶爾大至平地水深丈餘至七月初六日復遭異常暴風猛雨三晝夜方止將城垣侵圍居衝沒秋禾顆粒無存其災害又不減於隆慶間也早自到任以來曰夕與父老講求本縣水災根柢遂親詣處所踏勘得此水自靈壁縣東地名潼關開一處名曰蘆溝口自本縣西地名子仙開一處名曰余家渡口此二口者所當急塞者也自畢家溝以東至縣治淤塞十八里自縣治以東至高作於塞十五里此二處者所當急濬者也仍不惜工費於東南沿河處所築一土堤上至潼郡下

至耿車與築新土堤相接既俾上流有所歸矣又挑濬小河口務使寬且深焉仍建一石閘以防黃河倒流之患又俾下流有所洩矣庶一勞永逸而本縣久安長治之策無出此矣

按洪武六年置滁州太僕寺提督兩淮馬政方是時猶養馬於官未為民病也至永樂十四年始令民養馬有驟馬兒馬頭之設遂為民害矣弘治十七年又計歲科駒擇其尤者解之太僕寺俵散以備騎操其餘餉折色類府解北京兵部買馬充邊是為備用銀其後因所解馬不堪用令征價銀僉馬頭領往北方買馬解俵隆慶

三年太僕寺少卿董公傳策監察御史謝公廷傑等建
議裁減種馬一半萬曆六年蒙南京太僕寺卿李公舖
監察御史胡公廷試請盡行變價解部買馬充邊則邊
得實用而民免養馬之害其法最為良便矣

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八

范守已揚譚

古揚州兼吳越而言秦并天下置九江會稽二郡漢武
帝分置十三州復為揚州領會稽丹陽豫州三郡共六
十一縣後漢揚州領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六
郡共九十二國邑廣陵江都諸縣不在其內漢武分置
徐州領琅邪東海臨淮三郡楚國廣陵泗水六安四國
共一百八縣後漢徐州領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五
郡共六十二國邑廣陵江都諸縣俱在部內則今之揚
州乃徐州故地不當云揚州也古揚州先在歷陽今和

州後治曲阿今丹陽最後治建康又治會稽元與江都無干涉

今揚州地漢初屬淮南國英布死後屬荊國劉賈徙後屬吳國劉濞滅後景帝更名為江都國徙汝南王為江都王武帝更名為廣陵國立子胥為廣陵王領縣四曰廣陵曰江都曰高郵曰平安其北為臨淮郡領縣二十有九曰徐曰取慮曰淮浦曰臨昭曰朐猶曰僮曰射陽曰開陽曰贛其曰高山曰睢陵曰盩濱曰淮陽曰淮陵曰下邳曰富陵曰東陽曰播旌曰西平曰高平曰開陵曰昌陽曰廣平曰蘭陵曰文平曰海陵曰輿曰堂邑曰

樂陵內曰縣屬揚州射陽盩濱海陵輿是也嘉靖中盛儀作維揚志乃曰廣陵國屬縣無考豈漢書地理志儀未之見耶且以維揚為志名亦可一噓

王莽改廣陵為江平後漢復為廣陵郡劉宋改為南充州北齊改為東廣州後周改為吳州隋初為揚州大業間改為江都郡唐武德二年復名南充州七年改為邗州後又改邗州為揚州立揚州大督都度及淮南節度使皆治江都由是揚州之名始在江都矣

今人呼揚子江不知所由名按隋江揚縣有揚子宮遂名揚子鎮唐改為揚子縣南唐改揚子為永貞縣宋復

君國和... 卷...
為揚子縣後陞為真州治揚子政和七年賜名儀真揚子江之名以此

泗州有水母廟又有水母井世謂為龍母鎖於此井按禹因淮水不寧鎖支無祀於龜山之下則是水禽非龍母也

淮安有桃源縣，內有桃源驛不知所由名唐宋以前俱無此縣想元以後所置也或謂桃源即桃花源陶靖節所記者大謬桃花源在常德府武陵西或謂玄德結義處元謬園在涿州

揚州府

賦役書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丁甲而賦稅一以田畝為定時海內甫平民新者湯火揚州土著僅十八戶已漸復四十餘戶其餘多流寓有軍民匠壯力士技尉馬船戶之屬畢以其業為籍有司更十歲一清覈按其戶口登耗與事產田糧叔除之數以審均其徭賦如今甲云賦二等夏征夏稅秋征秋糧揚州歲徵夏秋稅糧三十五萬餘石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諸規則甚具貢賦或非任土所有則以新徵其役法則有里甲

均徭及雜泛諸役悉倚辦于民當是之時淮南地博行
凡田土民得以其寔自古多沃壤諸塘蕩難塲芟牧種
殖之利悉損以聽民不領於縣官經費時則靡有旱涸
淫溢之災而國初法令嚴察吏靡所緣為奸於稅糧易
供即賦重而民不稱德焉然於時興化民孫閑保扶諸
富人睚眦奏訐欺隱田地狀事行徙諸土民於涿州良
鄉增興化浮糧二萬石而秦州當揚十屬之一歲賦當
其什三率田一頃科糧六石有餘於則壤不均已甚二
邑苦偏累矣宣德中令天下沿河商旅輳集處所設立
鈔關歲遣御史及戶部官監守舡料鈔所推本色錢鈔

輸內帑以脩賞賚或徵折色銀歸大倉脩邊脩揚州鈔
關之設自此始而馬政一道於南太僕寺先是種馬未
有定額弘治中以揚州隸江以北論地畝養馬視北直
隸七府例其制以一兒四騾為群立群頭五群為一夫
群立群長在江北率田二頃領兒馬一匹三頃領騾馬
一匹歲免其租入每二歲責納一駒解太僕俵散以脩
騎操凡種馬倒死及孳生及教者責之償而民間苦
養馬匹通州海門地斥鹵興化濱湖之鄉不宜為故無
免徵田及六安州宣城災乃令通州興化代領養民計
丁授馬三死至破產鬻子以償芻牧解俵之費不與焉

又其乳並者也通州代宣城養馬五百四十疇每十疇與代

一十五丁自是以後揚州數被水害江儀以南東連泰

州如皋通州海門田濱江者若江湖侵噬無已時而海



北注而泰州之下鄉與興化受其委秋水時至或決防

或溢隄而上諸郡縣環望皆大澤歲籽粒無復望民幾

魚鱉者數矣而縣官額徵夏秋稅糧不可減於是嘉靖

初海門知縣陳誨上疏言海門臨江枕海三面風濤額

有田地十冊八九雖經歷年奏勘多拘原額不蒙門除

致使僻海窮民不沾聖化色暗年久愈加靠累一遇征

收啼哭載道竊惟乘除消長理數自然若新墾者既合

增科則冊沒者亦應除豁今以既沒之田征先存之賦

刻有限之內應無窮之差勢誠危急若不早為蠲豁恐

窮迫之下致生他變疏上未報會巡撫都御史唐公龍

奏准糧一石折徵銀三錢已又折徵輕價銀一錢五分

寬之先是本府知府鄧文質奏准勘定海門破田一百

四十九石零錢題准每每米每石各折銀四錢靖初唐公龍

又題減一錢與題准每每米每石各折銀四錢靖初唐公龍

其寔小民望小賠糧十五年知縣吳宗元欽奉詔書

曰開各處水衝沙壓田地負累人戶賠約納曹經具奏者

撫按官查勘明白照例除籍地續冊幾盡今存者無幾

銀一錢五分民因稍蘇然路地續冊幾盡今存者無幾

見後時兵化民張孜寺亦以浮糧因累諸關奏請均丈

田畝攤其糧於他州縣議者以為紛更病隣禁弗聽而

監察御史錢業通州為通州疏言養馬之害曰臣按洪

武年間取勘地土養馬通州海門瀕江邊海中復係運

鹽河故無派俵馬亦無免徵田糧永樂中六安州灾傷

暫令替養地賺水鹹草土不服雖稱種馬並不產駒渡

損倒死十常八九一絲補費動至項家起解赴京百無

一選每年部司文移不過令征價前往北方採買解俵

費用不貲艱苦萬狀是通州民獨受養馬之害朝廷寔

未嘗獲通州一馬之用也臣請照海門縣先年奏准事

例一休除豁民先是永樂六年海門縣書如不得已或照

徐豐等處通徵折色止將種馬免養以蘇民因部尚書

張公瓚覆其議於是通州種馬遂罷而兵化之民援利

上請因併令種馬悉變賣歲備用馬匹仍照所坐本折

徵解他州知縣如故通州民德錢甚為立祠祀為盡列

江蘇通志

卷六

六

聖體養生息垂二百年於民瘼靡所不軫念蠲租減折
之令無歲而不下即軍國大計不能盡捐以便民然德
意深遠矣今 上初承大統深念江淮咽喉重地 恩
恤獨厚三年以養駒累民今變賣輸銀九年以種馬變
價太重今存諸留種馬盡變賣即上馬母過八兩每歲
量征芻料而通州興化以先蒙蠲免故并芻料俱免徵
又明年因革淮安壩稅嚴諭撫按官查所屬有非稅課
正微而為無名征課者盡裁革之十四年興化縣災准
以臨清倉米萬六千石抵其兌運二十一年湖大決高
郵具寶諸縣被災甚知縣歐陽東鳳上言州縣之被水

者衆矣未有如興化之盡為汙池沒及廬舍連三月而
不減退橫目之民莫必其命加以偏重之賦其何以堪
於是准興化浮糧二萬石准改折色蓋加意窮民如此
是後倭教蹂躪朝鮮沿海所在設備亡何而兩宮三殿
災大司農帑藏日殫屈 上方深居大內艷心於瓊林
大盈之事而淮南市猶亡賴以事潛京師賄諸中貴人
中貴人亦欲從吏 上肯以陰為豁壑地而閔津推稅
之使四出矣二十五年始遣中使推兩淮鹽歲增行鹽
八萬餘引供內帑而正鹽大阻語其鹽法志中未幾而
儀真亡徒因羽林百戶馬承恩上請儀真故有二部廠

征商稅裁革日久若遣中官駐劄歲可推稅銀六兩有奇濟大工於是說儀真稅監督瓜儀沿河商稅分是抽起于景泰年間題奉凡欽准于南京工部分委主事一員駐劄于儀之磚廠凡江南造甃上供者悉集于儀真遇軍民商年船北上該衙門為設處錢糧以清源于通津至隆慶四年總河上報准咨為貼附運于清源于通津者以磚廠衙門抽稅至萬曆九年容頭孫等下江過漕撫高書凌洛南關工部題革磚廠分司并諸分委抽稅關稅革免其由南關工部題併南河分司并諸分委抽稅官所在相望初至民大駭商旅至委貨自亡匿而瓜州民多逐末倚負取自給驟若奪其所為命罷市鼓噪者累日賴有司調停安輯之碩商旅出進者日寡勢不能取盈乃令坐價包稅又輒以事株連諸人動稱匿稅必

盡沒其家資乃已諸奸徒附從為羽翼者驟起家鉅萬輸內帑十一而已其後又以山東鹽稅使兼理淮揚船料因盡括群縣庫藏以輸大內而委官馳傳橫行動挾阻撓 明旨為恐喝人情益洶焉為時巡撫都御史李公鉉巡按御史安公文璧俱疏爭甚力李公尋以忤旨罷去而諸宿猾亡賴益自恣無所憚又疏言加增沿江船料可八萬江中洲田增料可二十萬 上俱可其奏以儀真稅使兼推船料勅南守備監專督洲田事洲田者沿江州縣田冊沒者沙土委積日久漲江中為沙洲江儀泰且去海遠洲長芟蘆其高阜或可田其在通

州海門如阜者近海水鹹鹵多積沙或築埭以禦外湖而稍樹藝其中惟殖穀不長蘆故自秦吳而上以洲名自如舉而下以沙名舊制蘆田俱輸課工部以供 袍服 御器及修城 陵諸費以主事一員專董蘆政厥後民田坍沒教多附洲民乞於蘆課正供之外佃餘地以納冊糧漕撫臣業允其議而蘆政以職掌爭之力且南北爭訟民至相爭殺不顧而海門四遷後沙地恚委江中為崇明所侵據縣士民至詣闕奏未能復及是而奸徒因以為利焉會有 旨詰責中使督洲田價急于星火諸佃沙洲田者所費墾培工本既不資且當額流

奔逸之中此崩彼漲消長不常而責每多項者價百金民間即捐貲產不甚惜世為子孫無窮之害矣當是之時中貴人搜括利孔無遺矣而泰倉錢穀不滿三十萬勢不能供邊儲乃嚴檄郡縣有司民間積逋京庫舊賦自六年以內及馬價未完者限一歲內併完以濟邊儲緩急郡縣吏待罪帶徵慮不能復恤民願 詔書猶以不忍加派細民及誠中使毋擾害地方為諄云時都御史李三材巡撫江北所上疏尤懇切畧言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為計閣部九卿臺省百事無不剖心極言而 皇上莫之省也徵推之使

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開某礦明日開某
 稅急玩者說職阻撓者逮罪上下相爭惟利是聞遠通
 震駭怨讟載道如臣境內千里之區抽稅理益蘆政之
 使集置星列如亂捕亡加以無賴亡命附翼於虎狼不
 逞奸徒托名於城社假旨詐財動以數萬破產頃家十
 人而九至如楚中掘墳得財生者含冤死者被害毒施
 人鬼莫敢誰何然此輩固不足責也獨念 陛下天托
 以司牧之任而乃甘為此掬寇之舉 祖宗傳以赤子
 之衆而使罹此流亡之慘清宮靜夜試一思之臣知其
 決不忍且安矣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上愛珠玉人

亦愛溫飽上憂萬世人亦愛妻孥奈何 陛下欲黃
 金高於北斗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 陛
 下欲為子孫千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
 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今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
 不亂者哉元政不綱贖貨無厭群小擅命橫征暴求是
 以萬民不忍共托命于 太祖 太祖是以奮其一劍
 掃清穢濁受天大寶是以得携而傳之 陛下詩云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善鏡者也疏凡三上俱中寢不
 報蓋是時開採推稅之使徧天下而楚中被禍尤酷不
 獨淮以南然矣

國朝和病書

江南

蘆洲

揚郡濱江之有蘆洲者惟通州江都儀真泰興如皋五
 州縣其通州之洲十有六曰蘆潭沙曰烟墩港曰任港
 沙曰破圍沙曰蘆潭港曰挑花港曰牛路曰韓家港曰
 暫港曰姚港曰澈港曰周家港曰灰港曰葛家港曰潘
 灶港曰劉家沙又名青草沙江都之洲十有五曰花園
 港曰新吳洲曰卞家洲曰裕民洲曰保固洲曰永豐洲
 曰後寧洲曰復業洲曰永興洲曰小新洲曰順洪洲曰
 家三洲曰鞋底洲曰自陸洲曰復業砥柱洲儀真之洲
 有十曰青山嘴曰一戩港曰朱輝港曰舊江口曰鉄錠

港曰馬家港曰黃連港曰新港曰何家港曰儀真衛東
 海洲場如皋之洲十有四曰北沙曰南草灘曰錢家圩
 曰短脚圩曰南草灘曰南扒頭曰東扒頭曰北扒頭曰
 三角沙曰張家圩曰揚家圩曰薛家圩曰吳中圩曰
 駱馳沙泰興之洲十有一曰蔣家洲曰新河口洲曰新
 王洲曰華光洲曰烟墩洲曰姜溪西洲曰姜溪東洲曰
 永生老洲曰永生南官洲曰永生三洲曰永生四洲

河渠志

昔者禹抑洪水平九州任上作貢揚州沿於江海浮於
 淮泗於時江淮各自為瀆貢道未通沿江入海而入淮

達於河也治古國用簡賦取足于王畿無所事漕雖江海險阻不為害春秋之際吳王夫差將北伐齊霸中國於邦江築城穿海其東北通射陽西北至末口江淮之通自此始或曰北神堰亦夫差所築也注北神堰在楚吳于此築堰者蓋淮水注北神堰在楚底低海水高防其泄也是後吳王渙開邦海自揚州茭黃灣通海陵倉又如皋蟠溪渙以諸侯專煎海為利鑿河通道運海鹽而已三國以後道涸塞水經注所載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邦江亦曰韓渙海自江東北通射陽固已畧焉弗詳隋既平陳煬帝幸江都乃命尚書左丞皇甫大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邦海自山陽至

揚子江徑三百餘里自是始自揚子達六合由山陽瀆入淮矣唐都關中漕江南粟每以歲二月至揚州斗門四月始渡淮入汴置廵院發運使於揚子於是刺史齊澣以潤州北距瓜步沙尾淤塞者六十里舟多敗徒由京口埭始伊婁渠達揚州瓜州以歲無敗舟減運錢數十萬先是漢陳登守廣陵治山陽築塘為田鄴陳公塘謝安鎮廣陵之步丘今鎮亦築埭溉田民以比於邵伯甘棠曰邵伯埭其後杜佑決雷陂李巖譽築句城塘及元和中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復大修陂塘築堰於高郵泄有餘防不足以通利漕輓旁灌田千餘頃今所

邦國利病書

卷之二

江南

十一

謂津平堰者也宋都汴梁歲漕東南粟六百萬斛于是江淮漕最重大宗時發運使喬惟嶽于建安軍創斗門二築三堰設懸門積水潮平乃洩之以便漕天禧中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盤剝舡艦連壞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茭萁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可省官費數十萬詔從之明年役成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大便利其後漕規寢弛河淺涸日甚宣和中詔發運使以車畝水運舟尋遣中使按視欲浚運河與江淮際平或議于盱眙鑿渠出宣化鎮口下發運使陳亨伯議亨伯

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教丈自江至淮數百里人力難濟昔李吉甫廢閘置堰曾孝蘊嚴三日一啟之制復作歸水澳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盤之利且應奉摧律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本又頃毀朝宗閘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抹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築壩一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州河口作壩一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壩一以復茭萁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壩摧閉滿浦閘復朝宗閘在淮界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於是運舟復通

利紹興初以金兵蹂躪內地詔毀折真揚間堰及真州
陳云塘無令走運河以資敵用於是揚州灣頭口閘及
通泰白蒲諸堰並決毀頽勢不能遏敵騎徒廢堰以漫
浸民田於禦虜之策未矣紹熙中淮東提舉陳損之始
言楚州高郵之間陂湖渺漫芟葑彌滿宜叔立隄堰以
為豬洩乃築堰自江都經高郵楚州寶應北至淮陰達
于淮鑿新河自高郵入其化東至鹽城極于海又于揚
州堰鎮創斗門引水由泰州海陵南至泰興徹于江所
經畫甚具既澤鹵田以百萬頃近日議入江為海而淮
之民賴焉自春秋邳洧之役迄于宋千有餘年河或通

或塞諸堤堰或時廢置不常大較廣陵地高阜西自盱
泗壽春諸汭澗泉潦之水越十四塘注於高寶之三十
六湖東北趨射陽鹽城入海東南入江水順流往直揚
泄胡宗宿所謂江習下而河踞高若隄防一決涸可立
而待為運道梗故以塘諸水以壩止水以澳歸水以堰
平水以涵洩水以閘時其縱閉使水深廣可容舟有餘
則用浸灌以無閘運道而止矣且於時黃河未徙而南
宋咸平熙寧中一決鄆州入淮泗再大決澶州合南清
河入於淮俱遣使者捍築而塞淮水自楚州以北倚高
家堰為捍蔽淮獨趨雲梯閘下海不闌入於諸湖故淮

南河雖時有汎溢不為災乃今昔之利害殊焉元置海道轉運使凡東南漕俱仰海運淮揚河復湮廢 明興高皇帝定鼎金陵引江帶湖運艘尾御鱗而進江以北不事漕洪武九年用寶應老人相叢貴言發淮揚丁夫五萬令有司督覓高寶湖堤六十餘里以捍風浪已相叢貴又言寶應自提接抵界首沿湖堤屢修屢圯民苦役無已時開寶^應直渠便從由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千里築長堤一長與渠等期月而成引水 於內行舟益以休息民力且令舟行者免溺之患 于憂人至矣成祖擇天下形勝都北平京師百司應府衛士

編氓仰東南漕粟為至急永樂中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罷海運復元會通河故道又從河故道自開封北循魚臺塌場口入會通河南與淮會於堤運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為漕用而并海為其 視唐宋時益重矣先是平江伯陳瑄督海運及會通河成命瑄理漕河事瑄既疏清江浦遂浚瓜洲儀真二壩祛湖港之湮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堤于高郵河內鑿渠四十里構梁以便緯道^{後康}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置江口四閘江南漕舟由常州西北蓋瀆河渡江自運鹽河至溇頭入漕以省瓜州盤壩之費也^{後以分}

清本及私益又做宋平水法于運河東岸為減水閘洞
以限則水勢七尺以下畜以濟漕水長則減入諸湖會
於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既灌尤便岸東西之田皆
利焉初治邦濟時有欲由滁州六合縣鑿河通運瑄以
六合多石阻澗輒損舟漲則尤險易為敗乃決復唐宋
故河自淮南抵北通州數千里漕渠皆瑄所經綜至詳
悉迄於今是賴自是以後黃入淮泥沙墊於勢漸高於
裏河淮入海滋不利時破高家堰而南又挾黃入新莊
閘黃水內灌而揚州陳云句城諸塘久寢廢附塘民或
盜決防種蒔其中諸水悉奔注高寶邵伯三湖汪洋三

百餘里粘天無畔每伏秋水發西風駕浪砰訇若雷鼓
舟觸堤輒碎又勢不能無決堤決而逆東之田沒焉
甚則衝城郭漂室廬為其害已劇弘治中黃河大決原
武瀾漫四出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昂既防塞諸決
口分黃河使南入淮惠稍寧乃奏以會通河餘貫閘復
河於高郵堤之東自州北之抗家嘴至張家灣長竟湖
兩岸擁土為堤搆木磚石之固如河岸引舟內行以避
覽社諸湖之險功成賜名曰康濟河蓋即平江伯瑄
所鑿故河也是時洪武中拍叢貴所議開寶應越河亦
湮廢日久正德十六年提河郎中楊景言應湖極險當

倣高郵康濟河例築越河嘉靖中御史聞人詮負外部
范韶按察使仲本屢以為言事因循不果行而五塘或
修或廢大較不能長發策復舊制為 國家長遠之慮
僅補直隄閘為其文已耳嘉靖末塘益廢民請輸官租
為田然湖積水愈多引而入江不虞涸致運道亦通隆
慶四年黃河決崔鎮淮大潰高家堰水降洞東注溢山
陽高郵寶應具盭諸州縣淫室廬人民無教淮揚墊焉
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決黃浦入淺沙隨水入射陽湖
中膠泥填淤入海路大阻久之乃東漫盭城之石碇口
及姜家堰破范公堤而出入于海自邵伯湖南奔瓜儀

入江又旁奪芒稻田塔河以去每歲夏秋之交諸郡縣
寔土埭城門城不沒者數尺蓋災甚矣萬曆六年 上
遣督河都御史潘季馴行相視乃申平江伯故畫築堤
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清江
浦沿抑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自淮至徐築遙縷隄亘
六百里以束水歸漕河警安惟寶應越河議尚寢十年
湖益洶湧溺舟撫按臣相經題請給事中陳大科上疏
極言利害議始決以十二年築新堤一道西仍舊堤加
高厚南北建二石閘其明年役成奏聞賜名弘濟堤于
是運船入高郵寶應經兩越河不復苦深損如異時然

後知建言者之為利也其後黃勢強奪淮入海清口阻
 淮水漫泗州城浸 祖陵樹木事聞 上震怒為譴罷
 督河大臣於是議者洵有欲撤高堰復引淮入湖淮
 揚民大震恐曰往年潰堰事可鑒今以二十年積儲之
 水今建瓴而下 朝廷即以泗為重顧可使運道決裂
 且忍二郡億萬生靈盡為魚鱉耶于是 上遣科臣與
 漕撫臣共勘議始奏言分黃導淮事矣分黃者自黃
 家嘴導淮河分為一支趨五港灌口徑入海以殺黃勢
 毋盡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闢積沙數十里又于堰旁若
 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于湖為豫浚入江入海路

以分洩之而若山陽之汪河宝應之子嬰濬皆可達廟

灣在鹽城則開石碓口與化以東開丁溪河為入海路

鑿江都濬家濬即金家濬二十一年新開以橫絕運鹽

河入芒稻河徑達江其射陽湖淤已久濬罔功則就歐

陽東鳳所開神臺河為深廣之畫逢年始定二十三年

奏括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丁夫二十萬計諸

役畢大舉其明秋工造成淮果大者清河口 祖陵水

寢退而泗患寧焉乃叙諸臣勞咸賞賚進秩有差時河

漕臣各分主一議掘河主分黃議然淮寔以黃入勢又

闢淤沙而者不以周家橋通塞為增減異時潘中丞季

馴所力持毋輕議高堰意深遠矣邵伯湖故無越河其
險如高寶湖堤數敗及是督河科臣議之業有 旨允
行而分導工大舉未建二十八年抵河漕尚書劉公東
星申前畫明年邵伯越河亦成自唐宋通運以來治河
策凡屢變然蓄水惟恐不足至國初猶未甚遠故於瓜
儀則復攔湖通江諸閘于通泰，其海門則修江海諸
堰於高寶則做平津之法而具化為杭稻區乃百餘年
而獨苦水害環三百餘里巨浸以漫行於腹心其受無
涯其歸無所遇上流而無所洄瀦導下流而無所輸瀉
若病蠱然失今不治勢將日深昔害一而利今利什

而害百不可同年而語矣

諸法治水議不可殫紀其大者無如同高堰復諸

塘疏海口撈淺積修石隄李少師春芳嘗主固堤復

塘之議與化志載復五塘其序高堰定議曰甚哉前

人之制不可輕變高堰創自漢陳龍唐宋以來莫之

有改國朝陳恭襄經畫尤詳所恃以障淮泗而捍漕

渠者關係尤重或以為無益而廢之近則黃河南徙

協淮內灌無論衝決湖堤湔沒下邑其勢必至剽悍

而難制漕輓艱阻所憂不獨在民則變法之過也高

堰築矣十四塘不復猶之無堰蓋西來諸水由天長六

合而下由諸塘以蓄之旱則馮入漕渠以濟運潦則
南注之江一經墾壞西水注東三湖漲湖潰隄為運
道憂烏可不復是隄堰塘閘皆相成以為運河之利
舊法其在行之在人淮揚之憂其少釋已乎海口議
則具化令歐陽東鳳建言射陽湖葑泥淤塞撈浚為
難宜於射陽之旁二十餘里開神臺河自披絲網以
至神臺庄迤北由葫蘆港迤西由滕隴喻口直走廟
灣為入海要道其後祝給事世祿又疏言具化起大
宗湖由舊官河歷岡門鎮至石碓五十餘里宜展開
數十丈浚深丈餘則釜底盡傾而附碓者不若淺渚

可以常俾流通迨₃赴海諸郡縣之昏墊庶有起乎
事勘議未報撈淺積則高郵人王倣之議以為國初
平江伯理漕運時置平水閘以三尺五寸為制仍置
淺船編審淺夫以時撈淺俾無壅塞夫何通年以來
法久寢敝閘故猶在制不如前而淺夫有名無寔矣
夫以容土培岸₃日益高河日益壅將以為漕之利
而不知為漕之害也蓋河底高則塘岸轉或弗固蓄
水盛則輸洩時或不及一值久陰水勢騰湧上河先
沒下河繼之遂使膏腴沃壤盡為魚蟹之區漕舟阻
險亦增損壞宜倣先年規格添修平水閘座酌為定

制恒存六尺之水，但過格自然下流漸長漸淺，永無淹漫責令。淺夫專務撈浚，艤棹攬泥，令幫岸益厚，不許加高河底，日益浚深，縱遇旱亢，亦不虞塞。俟運舟過盡，乃放閘洞之水，灌下河之田，利之大者也。而郭參政光復守揚時，為砌石隄，議曰：揚屬河道，延袤二百餘里，諸湖所匯，巨浪排空，所恃者一線之土隄耳。往年潰決之患，可為寒心。已議包砌磚石，以河工多事，災沴相仍，所包砌無幾，其餘止用椿板蘆芭，易於朽爛，日遭衝刷，鮮不崩裂。是歲修之，功無寧日，而潰決之患無時已也。與其數歲修守費工力于不貲

孰若一勞永逸，以保萬全之安。除已上石工，其餘應議險要約萬七百餘丈，宜行治河官覈寔，盡行覓砌。計歲過運船七千餘艘，議令減裝土，宜帶砌磚石。其磚議於近河適中處所燒造，應用價值即於輕齎處給計，歲可帶磚百十萬，不數年而工可通完。長河屹然成金湯之固，此百世利也。如教君子言皆良畫，或格不行，或行而未盡。主河渠事者，亟留意焉。贊曰：昔司馬遷從負薪宣城，悲歎子之詩而歎之曰：甚矣水之為利害也。而作河渠書，舊郡志列河渠於山川，蓋其事難言之。余在淮南時，所聞分黃導淮議

頗詳懼久而湮沒乃次昔人治水之變庶言淮南河
 者知所折衷乃今天下所隱憂而不可則莫大於黃
 盡徙而南倘蝕歸仁隄亂淮泗而下湯了懷山襄陵
 將見於他日余未敢深言之也

附議矣然五塘蓄水之說不歷當蓄三代附其說為利必
 治矣水或可復有舉五塘蓄水之說其初時亦設有說今皆
 反覆十餘里查得由淮新塘與上清河塘相接西去揚州
 幾三十里長水往奔儀真由儀真入江四塘皆隸江
 都隄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水關塘隸儀真隄其水
 亦奔響水關水出江漢源惟守陳登小新上句雷陳塘
 塘地勢高阜水出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句雷陳塘
 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唐二區地高塘積水而
 局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唐二區地高塘積水而

為既田之宜築塘非以障其流也今若慮其漕渠淺涸借此水
 濟之則不宜築塘非以障其流也今若慮其漕渠淺涸借此水
 障則春運河水皆可淺揚儀往矣若慮其漕渠淺涸借此水
 如欲復前人之故業為田蓄水以溉高亢之田課亦不費
 無益但復民間承佃為田蓄水以溉高亢之田課亦不費
 必田高盡之行民償貸築堤建閘之費尤不費必田高盡之行民償貸築堤建閘之費尤不費
 决者多必須添設官夫防守當此近江費定傷種載張
 于措辦必欲須添設官夫防守當此近江費定傷種載張
 知縣寧且五議罷議罷矣旋且議復紳士民每重說焉然議
 復矣旋且五議罷議罷矣旋且議復紳士民每重說焉然議
 每有詢五利大夫及曠塘田蓋父揚之西北議上高者謂塘脊
 積亢陽則禾場焦築塘蓄水千則旱魃北津不揚子津其地
 運揚當南北禾場焦築塘蓄水千則旱魃北津不揚子津其地
 水淺而舟楫二道復塘蓄水或遇塘乾則决阜以灌漕可飛
 軌而北利舟楫二道復塘蓄水或遇塘乾則决阜以灌漕可飛
 遠眺而其窳窳地也塘復設奇者不虞蔡之尚阜其高而
 之禦黃巢皆窳窳地也塘復設奇者不虞蔡之尚阜其高而

江南

三

窺我右臂五利塘三之一水曰疏黃漕南蓋淮水由漕南塘下至淮
 子河與五利塘之水遇淮水南來塘水東合塘之水
 天濤而逆為敵則室諸湖遂堤其漲決在否不其免惟塘復
 壅水蓄風則氣順蓋五塘而下迴于腹常岡之麓營不復相決矣利絡
 一曰蓄風則氣順蓋五塘而下迴于腹常岡之麓營不復相決矣利絡
 相連塘復其則風者利有五鍾而不利外故曰復靈毓秀必有
 豪隼連塘復其則風者利有五鍾而不利外故曰復靈毓秀必有
 不復言者曰皆塘耳食復且以可句不城可一塘膏敷壤知九姑千以百之
 五利言者曰皆塘耳食復且以可句不城可一塘膏敷壤知九姑千以百之
 海入官圍河且山中起又無宿二里可許東不南過溪時雨以通集鳥塔
 夫雨多則如田已先潤何藉于塘雨缺烏塔兩岸民其
 何頻焉即如田已先潤何藉于塘雨缺烏塔兩岸民其
 而先固不能九千以長百之膏壤也為海岸乎上雷下既雷無幾
 餘固不能九千以長百之膏壤也為海岸乎上雷下既雷無幾
 身抵若此惟有有姿逆環之塘水差汨蓄不絕蓋穿中塘僅二倘百散
 也一其減水濟開運者蓄則又洩謂不以儲時教務蓋餘之故時慮在驟論
 也一其減水濟開運者蓄則又洩謂不以儲時教務蓋餘之故時慮在驟論

少今之金時患惟在水即之不速而一何歲中開于河即
 子嬰開金時患惟在水即之不速而一何歲中開于河即
 昔也此諸天運夫建議以甚意然之後竟不可曉蓋漕艘之膠
 狂也此諸天運夫建議以甚意然之後竟不可曉蓋漕艘之膠
 惟始安于三月終于五月其曰形勢有宿水不可決夫山潰川
 則竭安于三月終于五月其曰形勢有宿水不可決夫山潰川
 設險有國之利真揚孰為稱首即海內難要長江北枕三湖
 茲二險者距真利揚孰為稱首即海內難要長江北枕三湖
 氏虜且事與口帝守捍殊矣乃至疏漕乎說如益無藉口李全
 黃巢之事與口帝守捍殊矣乃至疏漕乎說如益無藉口李全
 淮子河堤去敵岸伯即且淮里為四遙亦安一能使壅之水果能北與
 其濟子河堤去敵岸伯即且淮里為四遙亦安一能使壅之水果能北與
 敵是為者巨浸且又自安相築眉新流灣使橫決而非塘復之也
 為是為者巨浸且又自安相築眉新流灣使橫決而非塘復之也
 手風國氣租二說百斯金形昔之言歲余所推未民習但價敢二緩類租但此可塘
 每歲國氣租二說百斯金形昔之言歲余所推未民習但價敢二緩類租但此可塘
 已則必圖撒復派計于必不經塘之民非田千能償則又開責棄業之
 家一則必圖撒復派計于必不經塘之民非田千能償則又開責棄業之
 謂不便也夫為奪必不經塘之民非田千能償則又開責棄業之
 指已盛之業夫為奪必不經塘之民非田千能償則又開責棄業之

江南

一遂循以有謝良諸大夫不能去其取所議復也姑存之不可侯各
識者按二議非田價甚及辨歲但復二塘百金抑末說也亦必天下
易至區事費何限而五塘歲直五塘自海有滴以所濟寧幾但
非常之諸事費何限而五塘歲直五塘自海有滴以所濟寧幾但
規制皆當修治如毋惜小費毋虞制肘而限歲月嚴立
無因循勞人費

江都

河

運河 在城東南西并海也漕運真江志際作曹河四一統志作官河
又各運河西南自儀真江際作曹河四一統志作官河
頭入江都界又至揚子至揚子河始橋合東折北行六十里鎮
北行三十里亦至揚子至揚子河始橋合東折北行六十里鎮
界首入寶湖應湖又行北行至黃浦接淮界又北行四十里至

浦入

沙河 城東十里以蓄洩水利自運河轉運子江今廢田基
存猶

七里港河 王城東北長十里唐長慶間漕運使

淮子河 不東北其處按疆域圖蓋界于句城陳公二塘間

會東河 水以

槐家河 雷塘引水至灣頭入運塘接

運益河 通海陵二倉及如吳蟠嶺開邦運自揚州始萊諸塘

界其東行秦志一河自灣頭起東安行七如里至泰門入秦州

海門界又東至行白浦入通津州界又東行七十里至新寨

江
南
高

為運

白塔河子東北北六際十里宣德新開大江橋潘家河築四開以揚

蓄洩水漕置後廬嘉靖屬三十年淮運使以防與販

新河題在城請南發二里萬曆二十六年知府郭先復開浚自

南門共二里橋入西姚家溝而南又折河而東

伊委河南齊幹五疏請開伊委間河通州長

邵伯新河江北先河臣奏准邵伯南揚五里許三萬有奇募工

挑浚自金灣至運鹽河水口里芒稻河又此

邵伯越河頰雲鳳於運河東築越堤引東星撤舟中河即湖

險是年工成

隄

運河隄儀又名漕運河堤北經高郵至應里西運

閘建壩

減水閘俱在城北

朝宗上下二閘在灣頭

新開閘在宜陵口鎮

大同閘在東城

留潮閘改在瓜州鎮後

通江閘亦在瓜州鎮始不塘行以舟引曹入蘇一閘門石存甚

邵伯上下閘今在蘇鎮

揚子橋新閘舊為其萬曆二十六年易以閘秋大啟閘

減水碓鎮在瓜州今廢

揚子橋古壩廢今

黃金壩在城北十里

邵伯小壩在城北四十里

又邵小壩在岸鎮下

瓜洲十壩俱在瓜洲鎮漕河至高江水分三為尺各壩為河限使

一支阻堤中隔一支東入東西二港築壩隨南北為壩通東西名

二港以通江潮之來往各壩以限漕河之水洪武三年

設東港八壩西港七壩永樂九年平治東港八壩為三壩

木廠為正統二年修復十壩成化六年工部主事吳公英移

置十里許於壩

涵洞淺

新廟淺

浪蕩湖淺涵以洞上各座

頭潭淺

宋家淺

抑青湖淺

東西灣淺涵以洞上各座

花家園淺

李家莊淺

江

南

卷

姚家潭淺

吉祥莊淺

江家莊淺 夫南北四共十十名一歲每淺各置老人淺長各一名
有挑浚專用淺前夫項二老一人役四為之萬曆二十三年奉
部在革專積用淺前夫二老一人役四為之萬曆二十三年奉
今以修堤蓋時勢
變遷水有浩縮也

湖

邵伯湖 謝安北去四鎮五里每春夏湖水漲沒民田昔太湖
與埭

黃子湖

官北河西至東口

赤岸湖 際在湖

新城湖 通西官河西抵民田東

艾陵湖 河東北高帝建武五年經立表鎮東通涿洋湖以西灌田

大石湖 十東北四里

白茆湖 陳橋北官河五里在縣引湖西舊建清

蘄塞湖 十東北五里

朱家湖 十東北五里

涿洋湖 十東北六里

甕子湖 十東北六里

塘

雷塘 城下塘注十五里長廣共塘上注里水長廣共為田

江

小新塘 在上雷塘東 今佃為長廣

句城塘 城西長廣共十里 八里由今佃為東流

鴛鴦塘 北四里

橫塘 東四里

港

第二港 城東南 貞沙

第四港 東南 三里

第八港 東 三十里

華家洋港 東南 十里

倒流港 東南 四里

雙港 西南 一里

規子港 西 四十里

深港 南 一十里

馬泊港 南 接深港 北 接三里 洪武二十

十里港 王播鎮 揚州 日

進水深港 東 北 俱通 揚子 江 與 上

海

古邦海 詳見

官海 城東南 抵馬 牆 春 溢 秋 淺

張網海 東 五里

菁薇海 東六里

山陽海 東北三十里

張家海 東北四十五里

七里海 南三里

場帝海 西北十五里

津灣

揚子津 城南一十五里即揚子橋

茱萸灣 倉名又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海陵

金家灣 東即仰伯

按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若水害者惟郤伯濱湖

為甚自迺鑿金家灣開越河輸洩既易隄防亦固而

伏狄可無慮矣前守郭公光復刀復小新上下雷三

塘建閘廢千餘金未幾奸民復盜決防種蔣其中細

民難與慮始然亦伺上意所響倘成畫已定申今惟

嚴設塘夫塘長如舊制或今附塘田高亢者佃灌溉

即今防守安在其不可復乎哉

儀真

河

運河 江即官河自南縣治西南一里通烏塔海入

大積河 在便鑑江遠亭沙洲者按圖又有小橫河者距大橫

今東水蓋與入江對

獅子河堰在南靈潮為龍臺東南其故運河北河為西後湮

十字河今狀為如上下口其水四達

裏河抵即今東堰內西

外河諸水自合河大橫河入於通濟

汜河水在縣東通官河

堰河舊傳在宋翼城北有歸蓮水池一通今文河

靖安河與黃天蕩為最宋宣和六年險惟樂官盧宗原請

免開此河之舟人遂

新河開相接上有二河自董家渡入黃沙潭何洪開原

葫蘆套河至則盈湖西落則水潮

鑰匙河山分二派一派折而南北行里餘為上口入于江

懷子河潤分處宋向覽子云真欲于帶子巷作一堤以復懷子

盧家堰前者為此按撫司堤為

伊委河都見江

新壩河在縣東五十年築新

塘

北山塘

茹家山塘築二塘為俱北城濠外築一里許北山為宋方運判所

冰塘舊入濠石為豬水櫃可以溉田截五金屬州今城亦保廢而免焚掠

陳公塘在縣東九十里餘里漢廣陵太守陳登其鑿塘西北

山東南曲水漢魏門石建設各障唐宋則引之時濟運宋用

喜兩演北浸虜金虜儀真家山唐璟知不塘水被真之東北

賴免獎嘉嘉定白間運判方信障廣為鑄建綸漕河然塘國朝

為軍民占田萬餘畝前代石礎悉為民家砧礎砌甃之

受此塘之利愛而敬之因名利愛

句城塘長一東北四百里半屬江都南流至烏塔塘南入

于漕之河凡五都會為河北

劉塘在縣西北五十里方橫塘堰新安以東諸水遂隋

為塘今俱軍民田壑

溝

烏塔海塘見句城

滯子海五在縣東北一十

蔣家海減即五里鋪

利善海運縣東南有橋今廢通

張家海官縣東側二十里有石礎

東海縣自南塘四十里其

港

戴子塘縣東塘二十里下流有傳陳登嘗曰望龍一曰開此港為

五都六都河北于畝會之

麻線港 在縣東三十五里

何家港 在縣南境其南二十里石接運河

黃連港 在縣南境其南二十里

一戢港 在縣南境其南二十里

朱輝港 在縣南境其南二十里

鐵釘港 在縣南境其南二十里

間

羅泗間

通濟間

東關間

攔潮間 請以上四張顧先是洪武六年建清江浦間一廣惠

中關 南門朝置儀真外河羅泗近後濟魯水東關四間一

時稱便後復廢清運台都御史張魯水華建創復攔潮間十頗通

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工部重修外凡四間萬曆二十八年開

羅泗間 蘇守堤一六七十餘丈潮以間便輓東運至

堰壩

蓮花堰 在縣東舊與官趙而通今城南塘子水通運河故

以名堰舊日有腰間東潮間俱南

靈潮堰 在南門外官河舟至與新河接忽溢遂名靈潮即

古清河也

五壩東縣南門一里曰一里壩曰一里壩各稍南曰二里壩又南曰三里壩
相表

津渡

揚子津在縣東

東津在縣南

徐河口渡

新巷口渡

潮閣渡

姜家嘴渡

閔廟口渡

三壇廟渡俱在縣南

薛公渡在縣北

新城渡

丸廟渡

扑樹灣渡

石人頭渡俱在縣東

花園渡在縣西

瓜步渡在縣西

五馬渡在縣西

黃泥滩渡在縣南

建安渡在縣南塘西南舊志宋太祖

沙洲

豬釣沙在港三都與鐵

珠金沙在珠金里宋元將馬都緒洪範阿以兵航掠珠

長風沙在二都拔歐取李環文忠集國傳中兵以待環宗征淮南

將大舉以乃遣使安撫境上奉戎鎮周師渡江與周師會益兵使

白沙洲在城外濟于地多白沙置一軍名按南

新洲在縣東南五里江中日志云按南史又

天寧洲

按儀真水利無大於諸塘運莫要於諸閘四閘之制

前人之建脩矣江潮傾剝日漸傾徙及時而善緝之

存乎其人陳公塘久廢為田膏壤萬畝議者或云治

不可復果爾則恭愛之名不著於建安水櫃之製衣無

聞於宋代前哲已試非無良規且西來諸水可引用

既灌者甚多今之大夫豈無史起孫叔敖其人願生

今地利弗盡豈滄桑更變今昔迴時抑事掣肘固不

易為耶

秦興

河

龍開河在城東達永豐鎮

印莊河城東南三十里

新河城西南三十里

小新河城西南十五里

堰

江堰言成化十年為八年揚州府同知李紱至縣間以捍蔡運
保全五鄉九都一止順得御史方岳長一萬靖六十九年朱篋大廣
築自廟港至過船港計此廢田百餘存

按泰興江堰以捍禦江潮為利與捍海堰等且堰成而田故存者不得混為已滩新漲者不得據為故有非平賦一策乎舊志議開新河為漕河由泰達揚以

避圖山漲之險頃遂題改水次盖河通不直通運而商船經行為踈民利然上河之水滔下不禁而通泰運益河病矣舉事者務在萬全或預建閘於口岸以時啟閉庶幾兩利如憚煩費而圖快目前則毋如仍舊之為便也

高郵州

河

運河詳見江都

康濟河在城北亘四十餘里朝帝賜名

開河即抵化運鹽河在新州開河北即觀東河也

於溪河在洋州西抵東南運鹽河堤

白塔河通在運岳南東南

城子河自南門館駟起東抵各鹽場宋

北城子河至十州里夫與城子南河合頭

山陽河在都縣州山陽東四界北自里三三珠鎮南通樊漢鎮接江

淮安山陽縣界

橫京河通在州化治縣西北七十里東

秦蘭河在山蔡源治東西六十里自開等河

湖

新開湖北在州三里治西

甍社湖在通州治西見白河十

平阿河通在州長治縣銅城十里

三湖在州治西五里按高郵志有三湖與良據其中耳

五湖在州治西六里長縣銅城平阿

珠湖在通州西五湖七

張良湖在通州北七里二湖十

石丘湖在州里通治甍社北湖五

淶洋湖在州里治南

姜里湖在州下治塘西五

七里湖在州抵治運北河十七

鷺兒白湖 在州治西

武安湖 在州治西 露筋河

塘下湖 在州治西 社湖

仲村湖 在州治東

鼃潭湖 在州治東 陵溪

郭真湖 在州治東 郡國志射陽故屬臨淮有博陵城恐博

郭真也

溪

石梁溪 在州治西 所開湖

平阿溪 在州治西 入五湖

樊良溪 在州治北 自天長石梁也

灣

父子灣 在州治西 珠湖

丁家灣 在州治東

落帆灣 在州治北

白水灣 在州治東

溝

張家溝 在州治北 二十里上有洋河

陸漫溝 在州治北

子嬰溝 在州治北 題請開浚入南射大湖

子淫海 在州東 治射陽 北一百

小京海 在州南 治東 潞南 六十

觀海 在州北 治西

官海 在州通 治東 鹽河 五十

第一海 在州治 東

第二海 在州東

第三海 在州通 治東 鹽河 四十

物海 在州治 西 北

展海 在州西 北

戴家海 在州南 治西

新海 在州西

夾海 在州治 西

香海 在州南 治東

斐然海 在州東 二

葑蕩海 在州東

大注海 在州東

小注海 在州東 四

斗門海 在州東 北

郁家海 在州東 北

港

燒香港一在州南接成子河北十里抵運蓋河西北抵湖一橋在州東二

嶽行宮燒香故名

賈萊港九在州北

吳城頭港四在州西北

馬蹄港七在州東北

子塘港十在州西

羅家港二城里西

五汊港十在州西

揚絲港七在州西

洋港西在州

黃白港七在州西北

大師港三在州西南

小堰港三在城西

曹車港十在州北

蕩

馬家蕩三在州西北

黃林蕩三在州西北

羊馬兒蕩五在州東北

聶里蕩在州城西

叔兒蕩在州城西

沙母蕩在城東北

井子蕩在城東北

南陽蕩在城東北

按高郵有三十六湖受西山眾流為諸水之匯浩蕩
二三百里其河堤曰平津堰凡田地堰之西者曰
西上河堰之東者曰南下河北下河以南稍高於北
又曰南上河水則西河藉南北河以為之洩旱則南
北河藉西河以為之溉比來水患頻仍皆由下流紆
緩秋水驟至輸瀉不及田地滄沒職此之故然諸水
皆無源易涸三時不雨又不免旱憂議者謂治西上

河宜撈淺固堤俾無衝決治北下河宜開子嬰濬今
子嬰已浚而郵水不減則海口壅塞故耳大抵高郵
諸水盡入於興化諸湖治具即所以治郵或議於東
河塘三環鎮置閘以防旱涸修園子田堤岸以保固
康濟河斯亦治標之一術以餘力兼而舉之可也園
田乃開康子濟河時於膏壤中鑿渠其田越在河外遂
為越河園子河中皆膏壤頃糧四十餘石若堤岸弗
治久將險惡如故矣

興化

河

運河即運鹽城南接高

水國利病書

江南

車路河 縣東 入三十里 自丁

和尚河 縣北 入五里

海溝河 縣東 入二十五里

仲家河 縣西 入北望湖

山子河 縣西 轉四里 射陽湖

劉墩河 縣南 入運鹽河 自得

白塗河 縣東 入海場 運鹽河 十里

孟家河 縣西 入海陵 運鹽河 十里

義亭河 縣東 入西 三十里 自

院莊河 縣南 入海陵 運鹽河 十里

橫注河 縣東 入北 九十里 自

劉家河 縣北 入平望 運鹽河 十里

鳳凰河 縣北 入三 入大 自長

掉新河 縣東 入南 入得勝湖 自

蔣家河 縣北 入平望 運鹽河 十里

蘆洲河 縣東 入南 入二

滑莊河 縣北 入二 入精陽溪 自

新海河 縣西 入北 入平望 自莫

孫家河 縣北 入平望 運鹽河 十里

抽鹽河 縣東 入海 運鹽河 十里

江

南

四

趙家河 縣北二十里

莫家河 縣西通滄浪溪

韓家河 縣北吳翁湖三十里

王瓊河 縣北三十五里

既濟河 縣北四十九里

盧家河 縣北四十九里

陳圖河 縣北四十五里

博真河 縣東入運鹽河自泰

蚌沿山 縣南三百三十里起陵亭鎮河口

湖

得勝湖 縣東十頭里

平望湖 縣北二十里接丁漚

大縱湖 縣西與鹽城縣分界中

吳翁湖 縣北三里

白沙湖 縣東南十里

千人湖 縣東一百二十里

鯽魚湖 縣東北二里

溪

海陵溪 縣西北

東溪 縣東

褚文溪 縣西十里

武陵溪 縣西四十里

南溪 縣南十里

精陽溪 縣東十里

港

龍澗港 縣南西

新莊港 縣南五里

王家港 縣南一里

北昌家港 縣南五里

沙家港 縣南一里

土橋港 縣北十里

南昌家港 縣南四里

何榮港 縣南三里

賈庄港 縣南二里

竹泓港 縣東十里

塘港 縣東六里

浦蕩

蓮塘浦 縣南半里許接其間推蓮西接

烏巾蕩 縣西里

蓮花六十四蕩 自盧州入得奇觀紅

旗干蕩縣東十里

溝

瓦子溝縣北一里

杜家溝縣西南二十五里

吳家溝縣北三十里

千步溝縣北三里

丁海縣北一里二

灣

鶴兒灣縣西七里

仇家灣縣北四十里

澇水泓南通湖海在陵溪北抵

碓

石碓賈莊鎮平望舖盧家碓

火燒舖界首鎮

蘭溪碓共七處

堤

劉堤宋建炎間邑宰黃萬頃創即宋史名也紹興接高郵

界北抵鹽城縣界北車即修治三五里縣治當其名劉堤學士

錢溇

堰

捍海堰詳縣東一百二十里

西堰縣接治市西河下係舟楫往來要處

江

南

四

君國利病書
漢溪堰中治西北今廢四里宋開

閘壩

減水閘一在城北倉浪亭之北

蘭溪壩縣北三十里

盧家壩縣北十里

海口

丁家沙河口

小海閘

草堰閘

白駒南北二閘下通牛灣

近議具化洩水要道第一廟場次石碓口次白駒場
廟灣今雖通行但地勢迴遠水行其緩自射陽九里
於淺萬曆八年曾發帑金八千浚之願任者匪人用
罔成効迄今遂以射陽為必不可復非一隅之論乎
石碓口隸鹽城縣初議開浚上民譁然蓋以水涸而
灌溉無所資每溢而風潮無所避揆諸人情良所甚
難然誠如近議浚舊官河通岡門鎮俾水通流滴
不絕何虞內涸海溢有時多建閘座以隄防之何虞
潮患探本之盡宜莫逾此在舉事者善成之耳白駒
閘近雖增置但具邑東高西下形如側釜諸場海口

僅可洩浮漫之水欲令釜底盡傾勢必不能凡此皆得之目擊匪云虛談有飢溺由已之思者盍加意焉

實應

河

運河詳見前

引濟河萬曆十年東開築次堤東為新堤名引濟俗呼為

越

濟河縣北西南入衡陽河

成子河縣東南入

衡陽河縣西南六十里入泗水湖

涇河縣治東南四十里入射陽湖

蜺墟河縣西皆東北入射陽湖

漳河縣東南接子嬰六海里西北入廣洋湖

鹽河縣在湖東今南

支河在湖東

陰隲河知縣湖西萬曆九年

湖

清水湖縣治八里城南東連光湖

光湖縣治三西里南五里

港海

望直港 縣知縣十五里東南通港與射陽湖嘉定高年輻湊

塞入市航百阻物絕大通為居民繁夥因浚今既

劉家港 縣東射陽湖

七里港 縣北

界洵海 縣東呼嶺四十里

長沙海 縣東洋湖三十里通運河

澗海 縣東南嬰海

蒲塘海 縣西馬湖

揚家海 縣東射陽湖

三王海 縣東射陽湖

新海 縣東洋湖

子嬰海 縣北通運河北里接子嬰河

張大夫海 縣北在縣十里

三里海 縣西通運河

澗河

金釵澗 縣西南射陽河

赤水澗 縣西通運河

魚池澗 縣西南射陽河

忠心澗 縣西南射陽河

馬長汀縣東九北十里射陽湖通益城界南接

堰堤

黃浦堰縣北二十五里相傳吳王漢置白浦

姜家堰縣東八十里宋祥符間置聽民視水

南門堰縣南外築今武孟知

運河堤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

淺

九淺子嬰海汜水九定浦棍接白曰潭海

閘

滾水閘四黃浦三里海

減水閘七劉家堡汜水七里海九淀十里舖朱馬灣

新置九窰通湖閘

九淺通湖閘二閘口知縣陳奎建議蓋因洪濟阿上接黃

湖水勢賴以平緩湖水大則閉

挾寶應越河之議遷延築舍歷救十年而後定第年

以來黃水從淮北入者挾沙而來河身日高運道日

窄有如當事者思此河經始之難以時為浚治且今

清江通濟閘非漕貢不啟俾流沙不積漕渠不壅庶

曩時十二萬帑金之費不至付之波臣無益矣界首

故未有越河當湖心極險推舟甚易蓋當時草創未

圖全利今總理河漕劉公議其茲後新舊按築俾舟行者安於遵陸八士民其亦尚有永利哉

秦州

河

南運河 益州治南東抵通西州及河各

西運河 按州既勝西南記云稱即王頭鼻至城下通運河是也

北運河 剛二治北里自北關二廂東西去東進東里至梁西築場

等場 又去東過北益成縣至新縣場

東河 不州治東三里通北運河年間彭志福開浚水旱亦

濟川河 子州江治賈船高帆多由通揚

浦汀河 化州高北寶自應即海陵溪抵也

溪

海陵溪 寶州應西北通射陽湖北境接馬長河入

堰

北堰 吳州二治城北五年守玉豬運英河於清花橋南創在開運門外支紹

疏直濠別城北嘉祐下年梁守純臣欲

姜堰 通州治東以四達上五里宋嘉祐二年前守運河純臣移堰近

南塘 莊近運宣和二年即今大姜堰移

閘

丁溪閘 百州治東北一

白駒關州治東北姚士百觀海十防兵防舒大敵萬曆守李裕

按秦州運鹽河以南為上鄉田地無幾其十七皆在東北下鄉每霖潦暴集下鄉輒受滄漫乃漸由諸鹽場去海口水之所趨誰能強之而興化民以為曲防病隣悖矣詢之土人水自運鹽河東來每遇霖雨宜決白塔芒稻二壩以分洩之固閉下河涵洞無令橫溢則猶可救濟下鄉或當旱年則宜築塞二河塞上河諸涵洞庶無為運鹽之梗在相時均節之而已如舉

河

運河成至化間知縣分昴流入海南北至揚泰來繞縣治向

近

小溪河運河西通隔東接

港

天生港湖志縣南十九里通江

掘港縣東一百

石莊港在石莊江海

灘

鄭公灘在豐利戰場宋每壞于海富因鑿准以使通判揚州水

按縣志謂通江河當浚以引江潮入水閘風氣增勝

且蘇松高販所往來洵民利也或虞蓋為為害

要以利多而害少亦何憚焉又小溪河旁田卑下易

澇然亦易涸故難以扶種惟浚之使通運河則旱澇

兩便禾稼可登而芟荷魚蝦蒲葦之利亦易致云

通州

河

運河即運鹽河自里至城漢灣

西亭河在運州東南西亭場二十里通

金沙河在州東李庭鑿成化間重濬而淮

石港河在分司北港場二十

串場河在陰慶間開請通呂四餘東

港

狼山港在下州狼

堤

范公堤即捍海堰

任公堤在州城西五里宋寶元間

閘

便民閘在州治上成化中唐家建

通濟閘在州石白溝鎮今

板閘在州一撤今廢

鹽倉閘在州西門外

業公閘在州南七里上家

白蒲閘在州石白溝鎮今

陸洪閘嘉州南十里陸洪其地以上三閘皆

唐家閘舊是陸洪其地後改鄭舜臣築

按通州有新舊二河舊河自揚泰西來遠城為隍東南入江東北過海門經諸鹽場入海並河田數百萬

頃資灌浸百姓利之新河鑿於隆慶二年串呂四至石港諸場直通丁堰使鹽運不復經通州顧州士民以鑿河洩風氣且南潮內灌傷禾稼望舉浚古河然弗能奪也郡故有六閘以具水利然通地勢高異於他州縣恒憂旱不憂澇往往以壩之為利惟西成北永與二鄉地窪下全洩則數百里之水盡注於江全閉則水潦驟發二鄉墊為故陳司寇謂唐家閘治則利十不治則害十若白蒲鹽倉諸閘固可廢矣捍海堰創於張范而任沈經之乃歲頽圯卒颶潮大作即漂沒民灶殆盡包擗芳運甯力任增築新堤至今人猶

稱包公堤司牧者曷不深惟民瘼而以泄，從事何哉

海門

河

運河縣治西南至通州四里東止自儒學東北入十

里東入餘建東便倉四里海

舊運河在縣城東南龍王廟起至

堰堤

捍海堰堤在詳治西北本傳范云

沈公堤在縣治東北宗築

新堰築在舊縣北通元豐間

新堤萬曆十六年運使判官李蘭知縣姜天麟督造

閘

西清閘在舊縣西清橋南成化二

減水閘在舊縣西北英治

張先登曰海門新以州土割隸地多與州壤相錯水

利大率相類蓋縣南濱江北為益河東西運河襟帶

瞿灶等港絳緯交錯旱則南引江湖北引河水以灌

沿江河之田潦則仍各洩於江河水不患無歸乃州

縣民自相秦越而長民者彼此觀望是以浚治未遑

蓄洩不時為能盡地利乎今誠於縣城南及州城西
東二十里各建一閘而運河北通鹽河舊有港址責
令開浚勿使湮塞則方百里餘盡為膏腴水利之大
無逾於此者矣

鹽法考

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莫萬乘之國終月率男女
所食千萬鍾使君施令計其鍾釜而給之百倍歸於上
於是齊有渠展之鹽園用富強後世言鹽利者昉焉漢
初弛上海之禁不領於縣官經費而吳王濞招致天下
亡命東煮海水為鹽以故國無賦而用饒其後卒以

謀逆敗元狩中以東郭咸陽孔僅言置鹽鈇官募民因

官器作鬻鹽官為牢盆今有煎鹽官敢利鬻鹽者鈇左

趾沒其器物已敗行無常唐乾元初第五琦變鹽法就

山海井近利之地置鹽院籍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

徭煮鹽鬻者論辜其煎鹽灶其後海東監劉宴主之

宴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為官多則民擾宜但於古鹽之

鄉為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

者轉官鹽於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曰常平

鹽官得其利而民不知貴而諸道故有推鹽錢商舟所

過復有稅錢晏秦罷之高民均利歲鹽利至六百餘

萬緡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給焉宋制諸監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之費

兩淮監行江浙荆湖諸路所謂未監者也監者于海設

煉而成謂之未監即周官散監也若鮮州未監在楚州南風水化而成謂之顯監即周官監也

監城監歲煮四州海陵監如阜倉小海州利監四萬九千餘石秦州海陵監如阜倉小海州利監四萬

千餘石海州板浦惠澤路要三場煮監四十七萬七千餘石

軍吏困於轉輸舟卒侵盜襍沙土監惡不可食生鞭笞徒配相繼莫能止而積監多露積無屋貯至生合抱木

其上其教莫可較天聖中用翰林學士盛度言于是詔罷官自驚聽入金錢京師推貨務而以江淮若兩池監

給之歲增課十五萬其後西事劇募商人輸芻粟塞下又置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於京師入

中者優其直予券以所在監給價後世召商中監之法自此始也自唐始推監歲天下監利裁四十萬緡劉晏

增之至百餘萬緡迨宋紹興末泰州海陵一監支監三十餘萬席為錢幾七百萬緡區區一州當晏時天下

征權之數而尤浮之於監利籠取盡矣國朝以監課給之邊糧餼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賑民于天下設都

轉運使司者六而兩淮居其一歲課百二十萬餘幾與漕運米直等國初制沿海灶丁俱以附近有丁產者先

江

南

江

南

江

南

江

南

江

南

之免襍泛徭給草蕩其罪犯自遷徙以下刑止杖仍蕪煎鹽其煎辦以下為率初制引四百斤尋改辦小引半之每丁歲辦引小引計兩淮鹽歲額引七十萬五千有奇歲終轉運司其所辦者給課如司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凡灶丁所煎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貫直錢千優之合用引目運司官以時請于戶部請內府即造給付乃召商納粟中鹽量所在米價萬下道理遠近為之則中已者納行請場行支鹽如目鹽者場經批驗所依教驗掣而所過官司辦驗放行其轉賣各照上所定行鹽地毋過界若引與鹽離乃越境賣者同私鹽追

斷商賣鹽已即所在還引還官偽造引者斬諸監臨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侵民利者罪如律蓋法令嚴其如此然於時商中鹽者引輸銀八分上所權利甚微而商利甚厚以總利權抑專擅贍民食而已永樂中令商於各邊納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准鹽一引於是富商大賈自出財力招游民墾田田日就熟而年穀屢豐甘肅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宣德中施大惠於天下歲遣御史督視鹽法令各運司查中鹽商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米鈔二十定優卹之正統初令准折貧灶有餘鹽官給米麥叔之灶

丁逃移者益課司覈寔停其徵又令各商守支年深不
 得益者聽以十分為率支准益四分其六充于山東運
 司不顧免者聽守支諸所為隱恤商灶甚厚其後始分
 為常股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依次守支之益存積者
 積益在場過邊餉急增價開中越次而放支之益也存
 積行而常股益艱滯商人有守候教十年老死不得支
 而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正統十三年以前積二兩准常
 股八分以存積增至四分景泰元年又增至六分天
 順中御史李宏請照正統十四年例先儘派完存積商
 人撥派到場即支不拘資次仍依先支給不許換越
 成化七年以後減存積二分仍依先支給不許換越
 朱冠題准貯倉為常股邊方開中分中分中分中分
 為存積又貯倉為常股邊方開中分中分中分中分尚

書葉淇言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是以銀五分得益一引
 也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銀四錢支益一引可得粟
 二石是以一引之益生致八倍之利且商人銀納運司
 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于是商人引益悉
 輸銀於運司類解戶部益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請商
 墾田塞下者志撤業歸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益而
 邊地為墟粟踊貴石至值兩兩時議者屢言虛邊儲而
 寔太倉非計願歲所增入當數十倍一歲錢穀之數而
 縣官經費月繁即緩急可以支應慮不能捐目前厚利
 以深惟邊計欲復如祖宗時盡輸粟塞下及薄取八分

江西南

之利必不可得矣弘治中御史馮允中奏言開中邊方引鹽莫肯起納皆由運司開賣故商人舍遠就近下戶部議令自今各邊召商上納本邑糧草如舊制未幾復廢時天子加意於國家盈縮之變召閣學士計屯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鹽天學士東陽言今者鹽法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名而商寔失利類不肯中納上問何也諸臣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弊尤甚因言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為夾取高祖大震怒曰我總一行法即欲首壞之耶遂置極典此事今皆不敢言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

不肯言耳於是下詔言鹽國用所需近年欽費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乃遂挽越支賣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悉任支還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勢要無得求討占窩巡撫糧儲官毋何徇受囑違者聽巡按御史糾劾亡何上賓至正德中用事者悉託名討鹽徃自奏中增價發賣不復遵舊制而鹽法決裂盡矣嘉靖初上方由飭鹽法之政今議者紛言利事折秋毫而法復一變五年用御史戴金言每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正引於各邊納糧草餘鹽納銀運司解部其夾帶多餘者割沒

入官歲增餘鹽銀六十萬正德中御史始為定制亦言其後
 鹽法都御史王紳御史黃國用役請以割沒銀給灶戶
 人給二錢有差取鹽一引例開邊報中名工本鹽歲復
 增課銀三十萬餘鹽題准每包以酬商鹽五十斤內正鹽二
 三十斤帶二斤六十斤五斤起運正引在邊上約糧草外餘
 後減七錢准北臣題准後減五錢割沒十斤准北每
 百六十斤各納銀一兩近時割是時商人於邊中鹽者
 沒外多餘者每斤納鹽一分
 引納銀七錢已漸減五錢視初制不啻倍蓰而各邊穀
 踴貴不易銀勢要或占中賣窩若斗頭加耗官科罰而
 吏侵漁之弊諸為費不貲及給引下場或官吏留難或

灶丁額課不辦動經年而不得掣且商業輸餉於邊矣
 安所得贏羨携重資往返數千里外復輸納於運司而
 有司奉令申嚴非徵完餘鹽即正引不得下場即已支
 鹽上准而挨單守候非五六年鹽不得行諸行鹽地遠
 遠涉長江排風浪時有漂損而數十萬之貲本擲之烏
 有又不能盡防攬載戶之無盜賣耗竊也蓋商儉至是
 而甚於是商遂分而為三日邊商曰內商曰水商邊商
 多沿邊土著專輸納米豆草來中鹽中已所在去給倉
 鈔填勘合以賣役運司納鹽引官為平引價聽受直於
 內商而賣之內商多徵歛及山陝之窩籍准揚者專買

違引下場支鹽過橋壩上准候掣亦官為定鹽價以轉
 賣於水商水商係內商自解細者什一餘皆江湖行商
 以內商不能自致為買引鹽代行官為提其鹽數船數
 給水程於行鹽地而販鬻焉國初時嚴商人代支之禁
 及是而諸商名目不一以調停而均遂未刊舊制有所
 不行者勢使之也引價准商定列每引官價八錢五分
淮北每引銀一兩約銀三兩二錢引邊商以賣引得利微復自支鹽去場
 名河鹽而鹽法都御史師懋卿為請將河鹽准鹽相兼
 掣秤懋卿又奏各場未掣引鹽百五十餘萬引宜責令
 通行解細納可得銀百餘萬奏下兩淮大擾徵歛督逼

無虛日會御史徐燝上言商人者扶貲萬里者百艱為
 國是邊今正引之外既徵餘鹽又加以工本割沒可謂
 厄矣乃一歲之間必取盈百五十萬前鹽有掣無售一
 時督逼計何從去至於借丁單質引目甚則鬻產回籍
 剗肉醫創其困苦已甚夫商人患無貲耳有貲則百貨
 可通豈能強之必起於鹽官府者今唯除奸革弊不顧
 鬻鹽非奸弊也則亦莫如之何矣隆慶中御史孫以仁
 又言鹽引之滯塞價之減削始由於工本之加帶而致
 也今欲以河鹽准鹽兼掣疏通則內商准鹽日漸壅塞
 邊商引目日益阻滯蓋邊商之引必得內商接買而後

行緣以內而國課外而運餉一旦未能兼供接年報中
數年守支顧此未免失彼是以盡西北之旅報中以籌
邊聚東南之商分撥以供課視國初鹽法迥然不同今
以河鹽隨到隨掣內商守支日久不得趨利或別圖改
業况夫鹽堆山積其誰肯收邊商之餘引以候數年之
揆掣又老商隻影於淮上而為國課之爭先者乎宜停
止兼掣為便於是工本河鹽及都御史所奏清理鹽志
議罷而商困稍蘇今上初即位鹽法如世廟時制毋
紛更商人亦便習安之然行鹽額地自正德嘉靖後嘗
江西五府州南安贛州袁州及湖廣一府州麻州行廣鹽臺臣至

累疏力爭不能復顧課日增行鹽地日蹙勢不能速售且
廣鹽既通諸越境私販者不可遏民間亡慮皆賤買
私鹽而淮鹽大阻故水商船往返勢不能無愆期而淮
鹽南鹽歲掣減舊額四之一乃部解餘鹽銀六十萬兩歲
解毋容緩則預征於內商以取盈其數至二十年以後
所餘徵商錢百五十餘萬始以鹽上堆而徵堆鹽徵盡
則徵在倉鹽久之將商未買引而徵也其後寧夏叛及
島夷內訌以容兵餉費鉅無所出始議增寧夏引鹽八
萬東往引鹽四萬有奇名加增鹽附單搭掣以左軍兵
旦夕之費而諸宿猾巧為奸利者往營部劄付援為

例於是有所加罰違沒引鹽辦不明者商人領引或鹽引為火遠及印

沉消折鹽去而引存為沒官鹽其禁無得買補及是而商

存雖有鹽不引為沒官鹽其禁無得買補及是而商

赴部請加罰如中納之教或河買新及新配鹽或領故以舊

引支鹽俱越次起掣大率如河買新及新配鹽或領故以舊

鹽舊引而告加罰故許令搭掣射利者超為而運司黥

猶吏受重賄固得主使官新加罰而盜賣之請領部劄

者反不與由是大眾街憤會上方大摧海內商貨因奏

言兩淮沒犯引鹽歲久山積遣內臣查積鹽勅所駐為鹽

萬為大工費二十七年始遣內臣查積鹽勅所駐為鹽

政府焉既至而沒官鹽歲久消折盡先是亦有給火票

許商經賣者故啟

故事乃括藏中積餘銀五萬上之所分委查鹽官四出探

巨商積鏹累巨萬者捕鞠治藉其貲以獻即沿海壯戶

捐殷寔無得免久之乃疏掣賣兩淮犯沒八萬餘引附

單搭掣歲輸銀十二萬兩入內帑先後鹽法御史累疏

諫極懇切不報然鹽政內臣歲欲取贏於商猶時羈

縻之而水商行販楚中者受推稅使禍尤慘急則為舉

歌散無復有願買新鹽者矣嗚呼自代有鹽法以來未

有若我 國家九邊軍寔半仰給於鹽課兩淮歲課百

餘萬安所取之取之商也商安所去於灶也以區

海濱荒蕩莽蒼之壤民穴居露處魑魅與之群而歲供

國家百餘萬金之課自鈔法壞而優餉為虛所恃悞謬

之外商收其餘益得銀易粟以餬其口若商不得利則
徒業海上飢無所得粟寒無所得衣是坐斃耳時強者
冒禁公行集衆私販因而推剗甚則盜弄潢池震動城
邑若唐末黃巢王仙芝之類是矣故商不得利之禍淺
而灶不得食之禍深即如近者中使一出海上驚惶焚
刈草蕩不顧煎辦官雖多方撫諭亦若之何且商人皇
皇求利今令破家折產脩受窘辱富者以貧者以死
彼所恋舊堆之益預徵之課未忍割而徒業若束縛之
急使至一無所顧今天下安得歲增民間百餘萬粟輸
九邊以為兵食者乎即今晏弘羊畫恐無救於蕭牆

之變矣大都益法之本在恤灶在通商在慎任人先朝
忠公遠慮之臣其成言俱在彭侍郎詔云天下小民無
慮皆窮苦而灶戶獨甚臣行視海濱目擊其苦為之涕
下破屋缺椽不蔽風日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
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守無薪此積薪
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塲刮泥吸海陰寒夜骨亦必
為之此淋滴之苦也煎煮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
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
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益之苦也客商至塲無益抵
償脩極逼辱舉家憂惶此賠益之苦也逃亡則身口飄

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宜莫如
灶戶矣霍僉事韜云國初召商中鹽官之征至薄而商
之利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今則每引納銀七錢
五分矣權勢賣鬻復取利錢復以長蘆兩浙搭配並支
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不貲及其轉販不得不增價
以市利而鹽益湧貴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
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由也為救時之策宜莫若令商
多帶餘鹽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二三引悉輸粟于邊如
永樂時納糧二斗五升之例其非官引而輒買餘鹽者
置重辟蓋官價減則商旅樂起餘鹽盡收則灶戶可得

贏利而土民亦無淡食行之數年則邊儲可足乃以餘
積召募游民墾邊地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此百

年之利也

中餘鹽于邊策甚善然今鹽難行矣李戶部夢陽云國初建轉

運司以未嘗差監察御史分督鹽課此於鹽甚重然御
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運司提舉等官令其官
非盡慎選夫人情莫不有欲導之以潔然且應汚況導
之以汚人奚所不至乎且歲一遣御史初至於法多不
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又少得次第已復更代
矣竊未見其可也誠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
易歲乃代仍簡夙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倣漢桑

弘羊唐劉晏今朝同忱故事今其綆墜剔蠹浚源決流
一切不得阻撓運鹽提舉官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
興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
襲常此之謂乎自後言人々殊不具載乃今所急惟是
亟治選諸內使罷勿遣然後天下事可得而言矣

贊曰益筭之利所從來矣漢以前擅自郡國言者不
甚著唐宋以前置吏畫令而守之幾無遺矣而網亦
少密焉然要亦整齊均調使為國賴而不為民病則
義固所以利國朝法令教吏寢夫其初然未有天子
自以為利者近世為加罰之說者因計奪于豪右遠

逢世而得售其奸遂使鹽政旁出公私困擾事勢之
流相激使然殆謂是乎今大農無終朝計而九邊所
仰給安在法蠹利詘而國隨之不待智者知之矣

額鹽數

通州分司駐割石港場所屬豐利馬塘掘港石港西亭
金沙餘西餘東餘中呂四為上十場

泰州分司駐割東臺場所屬富安豊梁琛東臺何蔡
丁溪草堰小海角斜折茶為中十場

淮安分司駐割安東縣所屬白駒劉莊伍祐新興廟灣
堯潰板浦臨洪徐潰與莊為下十場

行鹽地

江北廬州鳳陽二府滁和二州俱行單鹽淮揚二府行食鹽惟徐州所屬及宿州食^長蘆鹽不行淮鹽

江南行單鹽地應天寧國池州太平安慶共五府

湖廣鹽法道所屬行鹽地武昌黃州漢陽長安德安辰

州岳州常德承天荊州襄陽鄖陽十二府靖州一州

江西鹽法道所屬行鹽地南昌九江南康饒州瑞州臨

江建昌撫州袁州共九府

河南鹽法道所屬行鹽地開封南陽法寧共三府

行鹽事宜 近日通行事宜載之

關引 每年夏冬二季起運司查算勘合若於道中

完戶 日領回引貯架閣庫換掛榜派近議四季起紙四季

榜派 正德七年御史朱冠奏准分三十場為上中下

草堰 新角斜并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為上場馬塘

西亭 新角斜并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為上場馬塘

為中 場莞貢臨洪興莊自呂四浦為下場每遇役到

板浦 逆派起仍分年上等自富安中等自馬塘支等折色

商聽 在司行領價補

撥引 先因淮南遇引鹽壅滯如致邊引不售御史蔡時

引道 八百方准引自掣疏通無庸限賣

鹽單商人執引下場至支鹽淮南運至一白塔河過橋將引

院一發製鹽委官引投發司東路至備照五謂五千真單准北

運至安東製鹽委官引投發司東路至備照五謂五千真單准北

造真單如前准謂之車行鹽

秤掣每處守運司呈掣之時將存真單委就色就辨府佐將

面至二十引而止委官親手掣之數對號上引一引執旗

完以後照前

割沒百斤時准為則如引五之外若多斤准北每引以五

將原百斤引納積算兩是南為日割沒六十斤納銀一兩外准北

照違例夫帶問罪每斤納銀一分是補解

解網專委運司之佐或官將掣過水商改小單以便裝運謂

京掣水商道已復掣過解網之鹽抵石天山關舊聽鹽院移

後院商告復今改於掣放子行

食鹽另食鹽者乃戶執引票支過買謂之食鹽抽點

恤竈事宜

編審每五年一額次編審其殷寔充亦五年一戶則各場下

壯戶多寡不事或造冊十名或編三年十名不堪務使壯者俱

開除寡婦守節子未成立者其夫遺課免辦見任官以

折課五規解水送那運壯司散不請煎丁者每引納工本銀三錢

七年御史朱冠司題彙解水部又灶戶荒濟一引場地銀二錢鹽課

辦折色鹽銀五分折色白駒西亭俱

官鐵嘉靖三十八年御史戴金題准行委御史古計每角

運司駐劄各動支照依時丁煎辦歷年虧缺盤共三

補造給發

賑濟為賑每升上用後募紳五分存留司庫遇年歲災傷以

厘給壯戶應納之食餘四分七厘准抵折色給商壯而便

行今遵

清理鹽法都御史按會典正統初嘗以戶部侍郎同御

史巡視兩淮旋復取回自後差都御史或以侍郎兼都

御史理之嘉靖凡五六遣焉其後戶科請罷清理極

論不便三事於是都御史罷不復遣

巡鹽監察御史按會典以監察御史巡鹽自宣德始然

間數歲一遣旋復取回其後復以巡河御史兼理鹽法

而巡鹽之差遂省至正統三年始歲差御史巡視淮浙

長蘆諸司而河渠由濟寧迤北抵張家灣長蘆御史兼

理之由濟寧抵南京兩淮御史兼理之遂為定制

按鹽課莫多於兩淮而法制屢變徵納愈艱嘉靖十六

年戶部尚書梁材博訪酌行以還中邊之舊兼流通餘

鹽題准正鹽例有引目餘鹽摠在正鹽包中不得另立

照票與引目相背除河東聽其仍舊外其兩淮鹽斤每

色計五百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色索為正引定價五錢內二百六十五斤為餘鹽淮南定價銀六錢五分准北定價銀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色索共二百五十斤定價銀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五十斤為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紹興批驗二所各銀四錢温州批驗所銀二錢山東長蘆共計四百三十斤內二百五十斤為正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五斤連色索為餘鹽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三錢五分山東定價銀三錢五分以上正鹽俱各開邊報中西准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聽其上

納折價至如餘鹽價銀所在各別照舊運司收銀解部轉發各邊 續題准開中引鹽無論常股存積不分准浙山東長蘆俱照原定價則上納本色糧草

兵防考

揚州故春秋時吳越爭兵之地秦置郡國銷天下兵漢都關中江淮之間為藩服古兵制畧焉晉氏南渡謝玄鎮廣陵統北府兵玄嘗以五千衆破秦師十萬於肥水上以揚州為江左上乳稱重鎮唐時制府兵在淮南者折為四屯 儀真方山屯揚州 邗江屯秦州 新林屯秦州 人為中制 最善貞觀後變為方鎮 又變為曠騎 遣

兵最強其後吳南唐所竊據迨南宋渡復以揚為邊鎮
 有禁廟軍強勇武鋒敢勇雄勝軍之屬而淮南軍為諸
 路最金虜教犯揚州韓世忠一敗之江中再敗之大儀
 鎮劉琦敗之瓜州皂角林於時阻淮為守自廣陵而抵
 淮陰為全淮右臂京口秣陵藉捍蔽故戰守諸策往
 急淮泗而緩於江海者其勢也宋制樞密者為班直故邊防者為屯駐隸諸司者為材藝者既充軍衛親軍即班直也揚南選廟禁軍有材藝者既充軍衛親軍即班直也
 直也揚之禁軍有四曰忠勤軍威軍各軍忠勤軍武鋒軍
 麻有三曰寧淮軍裝發軍軍城軍威軍各軍忠勤軍武鋒軍
 之其屯駐曰強勇軍以敢勇茶客充盜賊充役武鋒軍
 軍調撥敢勇軍以敢勇茶客充盜賊充役武鋒軍
 者武定軍嘉熙間移屯揚州者遊擊水軍乃御筆五額
 走駐揚州者神武軍乃湯東野為揚州者護聖之馬軍

錢端禮有木戍揚州者維邊軍范以惟寧民兵招充者
 其他又軍各司有左軍制殿前一司以領其屬其後兵有淮軍東司選
 駐司馬軍司有左軍制殿前一司以領其屬其後兵有淮軍東司選
 鋒軍司神武軍司但看守城堡者其鄉兵有諸州提充軍容
 揚州者其他如園子衛七部親部簡各一以立額不
 相統攝又其江都兵制之州大畧也明興高皇帝都金陵
 要此宋揚州兵制之州大畧也明興高皇帝都金陵
 下此宋揚州兵制之州大畧也明興高皇帝都金陵
 時以維揚畿輔近郡丁酉置海翼元帥命大元帥
 繆大亨元帥張德林鎮之庚子改淮海翼元帥府為江
 南諸處樞密院乃命繆大亨同僉樞密院事乙巳以大
 都督府經歷陳瓘控制真州軍事自後行樞密院控制
 官皆罷而揚州高郵儀真三衛往屬中軍都督府為其

衛所之制曰揚州衛指揮使司一其屬經歷鎮撫司為千戶所者五千戶所各統百戶所十鎮撫所一高郵儀真衛制如揚州於通泰興化益城置守禦千戶所者四統吏目鎮撫及千百戶所與諸郡縣犬牙錯處以軍為民衛而軍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著籍各衛俱以十分為率八屯種二守城更迭番休均勞逸且耕且守蓋倣古屯營法為固圉策甚且然於時方國珍張士誠甫禽滅其賊皆潰海郡人習兵悉航海附倭教引倭寇並內海郡縣始由山東淮北轉掠浙閩諸郡至遣使招諭彼國不為止於是上命信國公和行視師築海

上倭寇寇城籍民四丁調一為戎兵而如卑攝港如設倭軍營堡斥堠與通泰諸所並立矣永樂中左都督劉江大破賊於望海碭倭稍戢然夷獍獍然時擊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得宴賜市場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者剽掠殺擄亦滿載去無問得間不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故沿海所在防倭嚴而揚子江上自九江下至通州海門數千里江南北遠者數十里近亦十餘里中隔渚洲港又叢篠諸奸俠亡徒竄其中伺間為劫商旅船往來輒被掠甚則賊殺公吏不顧在揚州境者黃天蕩並瀆河其要害也

海濱故饒魚鹽其豪不逞者規私販為厚利張商扼巨船者沒怒濤駭浪中什伯相聚為越境且販舩迴則因而劫奪或黨與自相凌暴剽劫於海嶼中有司者莫可如何蓋利之所集而害生若山礦徒海鹽徒所從來矣自文皇帝遷都北平念留京根本重地於新江設水操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自九江以抵蘇松通泰凡地方緩急寇盜盜徒亦沒聽調兵禽捕蓋督臣兼綜江海諸勝於是權至重是時衛所軍已有城守操江倫倭諸役永樂末始令民運糧儲丁瓜洲給軍船脚價為免運於是有運糧軍歲一轉輸京師以為常正統十四年

虜犯順又調揚州各衛所軍分春秋兩班更番入戍名京操軍而卒伍疲甚其後軍政日益廢弛丁灶困誅求屯田若兼併諸隸衛尺籍者率逋逃亡耗居半甚僅存者五亡慮皆揚腹宴人倚月糧以餬其口又不能以時給即力稍自贖又不能當轉更戍無已之役而武弁婪者之日腹月削也雖歲有清軍勾補及屯政倉政諸令甲甚嚴而弊蠹萌生無繇詰衛所軍之不可復驅以即戎無論淮以南即天下猶是矣正統末令府州縣招募丁壯為民兵或名會手而巡司故有弓兵俱有司率領操練然民壯祇供公門役使弓兵所緝里門鳴吠及

負擔興敗而已正德中薊盜劉六劉齊彥明寇齊魯間
轉掠河南襄陽所過屠城破邑殺撫臣遂率眾浮江東
下泊狼山欲自通泰登岸還山東時總漕尚書張縉督
兵扼淮口賊不敢渡乃自通州沂流至九江又下南京
往返者三操江兵愕貽無敢近而兵侍郎陸完調沿邊
諸鎮建卒討之尾賊行駐福山隔江而東僅移檄往來
通州城危急忽夜半海颶風大作賊舟眾溺死無算完
遣裨將襲其餘黨盡殲之以捷聞遂奏凱獻俘勒碑銘
狼山上舟人惡焉嘉靖初倭貢使相挺起為變蹂躪諸
郡縣已倭市舶據海洋不去而中國大猾王直毛海峰

等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上為亂壬子破黃岩象山
諸邑浙東騷動遂蔓延蘇松間其黨徐海者屯松江柘
林始分掠江北甲寅犯如皋通州海門時承平久揚俗
日漸於紛華上下異懷偷安沿海俗不復設猝聞變皆
望風奔潰賊卒不過數百人所至焚燒斬戮荼毒不可
道每戰倭輒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善設伏能以寡擊
衆反勞逸客主而用之遠近傳相恐言賊有神不可與
戰率蒲伏受戮而縣無城守者毒尤慘先是操江臣以
倭患急勢不能兼理海防軍務朝議於江南北設二巡
撫與提督操江畫地而守揚州三江會口以上操江統

之周家橋以下江北撫臣統之而都御史鄭公曉始以
巡撫兼海防知府吳桂芳為言自倭犯並海郡縣有城
則守無城則殘城之為利必矣使寇逾廖舟而漂北海
犯盬場而南則如臯弗城為可虞道南江而西舍舟而
北犯口岸則秦吳弗城為可虞風帆西下真抵西市則
瓜州弗城為可虞况海門僻處東徧為海寇必由之所
弗城安所恃乎撫城然其議始奏築如臯海門秦吳州
四城逾年城成民稍恃無恐肥倭猝薄揚州城民歛避
不及被殺溺死者數千人屍斷流焚掠大東門之外盡
燒燬盬堆而去府同知朱東及高郵衛經歷以率兵禦

賊死焉淮南北大震於時衛所軍無所用而各州縣鄉
闈民兵或時扼殺倭及嬰城時擊殺之始策東關新
城其明年叅將王完伯率所部徐克精銳兵守揚州設
伏於鉞盤廠引弱兵轉戰至伏所麾騎兵衛擊倭大破
之賊稍戢又劉顯擊破之泗洲而遁明年都御史李公
遂撫江北以上兵容兵俱脆弱疏調山西邊兵三千戍
如臯明年賊大舉萬眾分道入遂與海防副司暨諸將
佐約曰賊業入海門必入如臯夫江淮根本在鳳泗賊
若越秦宜陵窺江都則天長以北震是惟予自督禦各
弗在將吏辰儀漕輓津會南北襟吭抑又倍都之屏翰

為賊若壓黃橋奔泰興西擾即諸重地危海道遊擊任
之二路既抗賊宜却者富安並海岸東馳我旅淮南
出其不意賊成擒矣畫既定部署諸將令散援相犄角
於是倭丁入堰鎮趨如皋遊擊立陞擊敗之已又犯海
安鎮副使劉景韶率兵陸兵追勦盡殲之賊果不敢西
掠而折宿富安並海堤東出撫臣夜提師至淮城遠所
調青沂曹邳兵並集賊猝見兵衆盛大愕麾突騎橫搏
賊斬首千餘級賊退據廟灣夜乘風竊舟去亡何而江
南倭據三沙者千五百餘輩忽北犯通洲參將丘陞戰
歿民悼痛甚會副總兵劉顯以禦江南倭失利乃渡江

赴援請自贖諸將欲拒弗納撫臣令予卒助攻顯感奮
首礮入賊壘北士乘之賊潰圍走追攻之白駒場又追
及之七灶毛家墩先後俘斬六百餘奪器物無敢賊逸
竄海塹為土兵格殺殆盡于是三沙賊並散殄無遺類
而江淮靖焉自甲寅以至乙未五六年間江北橫罹倭
禍未有甚於此時以督撫道臣將佐僇力匪衰而定然
負海千里焚蕩蕭然民被殺戮僵屍如積諸將吏士卒
捍禦死者亦復不可勝數以僅無陷城屠邑至今言倭
事者猶惜慄云自是沿海並增置營戍設將領通州有
副總兵及水營把總揚港有守備大河周橋有把總揚

州有參將而儀真守備及三江口把總瓜洲營衛總隸
 操江如故所統兵或招募土著或以義烏東陽習水戰
 者充之自江達海分信地列戰艦嚴會哨所在繼屬基
 布而倭以入犯鮮生還寂不窺海者幾三十年其後營
 兵制復侵壞凡土著兵率豪有力者所詭計以勢要挾
 將領無敢詰臨閱期則催丁壯習技者虛應或多蓄傭
 奴居恒為作百役俟時囑免其操戍當散餉則盡括以
 肥已而什三給之其力能修船官船及以私船應募者
 為者民捕盜諸水兵皆聽役囑率沒其月餉之半為治
 船費稍違拂則擅榜掠驅逐或更為募補弗以白於主

將弗敢問也浙兵性驕悍與土著不相能時擾閩左
 細民急之則亡匿去難控馭蓋自戎政圯而將官非納
 賄查緣無繇進多者資千餘金勢不得不取之營伍以
 償借貸語師云又歲有賂遺交際諸當道主文胥役有常
 例偏裨將月廩幾何勢不得不冠取之兵人冠取則懼
 叢怨則又於隊伍中逃亡關者詭寓其十之一藉虛兵
 報萬用度西自哨隊伍長以下轉相倣效以彼此挾恐
 相制毋敢發其有律也嚴厚繩下以法則眾喙蜂涌為
 蜚語以關於廉訪者亡何而掛彈劾若影響甚則連名
 牘具懇眾為託而互訐之將害或坐禡職或以飛駐抵

罪後來者益蓄縮畏懦以營伍為傳舍苟得利以國復為魚緣安望桓桓不二心之臣緩急為國家力死力者乎江海故多劇盜其黠猾者以所掠餘賞厚賂諸哨船輒故縱諸盜徒亡慮皆其親戚子弟或者捕竄入其中倚兵船為盜賊過詰責嚴則時緝其盜之被勾誘為役使者必盡之勢卑弱及弗輸月錢者以邀為功得厚賞沿江海所在皆然而淮南北其著者矣今上之二十年倭首閔白專其國山城君不能製造二將清正衙長以兵襲朝鮮之釜山據之屬國告急上遣帥督兵正之師少挫遠左戒嚴而倭偽乞封貢為緩師計比遣使

而悖驚益甚於是天子震怒令大集群國兵若江南

北浙東福建俱募兵船赴援議者謂倭不得志於朝鮮

必分兵內寇若天津登萊淮揚將無所不犯於是所在

增兵置堡嚴戍守如異時然營伍兵皆恒怯甚與衛所

卒無異幸倭不來即先亡魄而遁耳知府郭光復

廼申防倭十二議曰修城池繕軍器僉門夫嚴保甲

復副役凡里甲壯快等正役外許希副補額兵練鄉兵

屬壯勇復沙船留糧餉議召買阻險要諸建議皆奉文

舉行而撫按臣復疏請於江中永生洲添水兵遊擊一

員統南北水兵千人以上下應援無南北彼此之委

疏報可二十五年 上復用言官言以摠河臣兼漕務
 而江北專設督撫臣治軍務蓋武備稍振烏會閔白死
 倭將狼狽內顧戰不利遂燔金山寨柵移輜重而去而
 東征兵漸撤諸所題留馬價並課餉銀戶部以帑藏
 訖之催徵解於星火而新增餉料派民間者業有旨停
 免願諸營兵枵腹以待東征兵撤回者碎未易散團聚
 海上慮為變當事者益難之矣嗚呼時平而養兵易
 集而餉不得繼及時急而募兵餉易辦而兵不得精不
 經挫及敗衄城陷邑破之後未有能先事預防者也善
 夫疇郡鄧元錫之論兵制蓋傷之矣發論不為揚州而
然近事有類故

引以為 國家公軍民籍而來民力農養兵守
鑿焉 城衛民天下久平衡所軍日耗而變劇於衛兵外復取
 民財購民而為矣其後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
 名額而機快徒虛又力不能有所捍禦每腹裡盜發輒
 請調土漢狼達兵以已難調且至盜輒鼠伏去而所調
 兵性狼戾多暴又羈旅怨曠所過騷動寇劫有司莫敢
 詰將領莫能制故諺有盜來放火軍來殺我之謠而糜
 費不貲近類此 東故台外兵以除內寇未平而民已大
 受其禍矣其後又申嚴保甲自相統轄而要害地諸選
 兵結寨立墩臺備器械兵追脅一專之於民國有事摠

兵者懼喪師難諱而見短其將領又憚失伍當生而之
誅且營伍空久不任調於是諸大盜起額軍不復遣獨
遣州郡所僉民兵以行即卒積死得不報也其最後國
備殫乏遠有敵則名增兵餉兵銀取之民急練募以已
難事稍靖則又名革兵減兵銀藉之以上供而費出于
民者一增而不復減也嗚呼國家養兵二百年此其費
安者于於民也養兵以衛民曾不得一旅一卒之用又
益之以機快民壯機快民壯者明戶贖金而充之者也
不足又益之以保甲於是乎盡民而為兵既盡民而為
兵矣乃其初詎增稅歛以養衛兵戶贖金以充民兵者

如故曾一不少貸也是為官兵者既已養之又從而驕
之為民者既仇歛之又驅使為兵又驅而伐之死也豈
不大甚也哉則知古寓兵於農因地為守固自然之符
地水之象終百世不與易也其議忱切深至然或緩難
行為方今計者夫有能之將有制之兵得數千人為督
撫重臣曰置標下而調習之卒有警可調發諸要害地
則姑仍其舊慎汰羸弱嚴哨探使不逞知有所懾亦無
負國家所以養兵衛民之意轉弱為強存乎其人若其
守成說以言方畧按地名以求要害者不可以言知兵
故無載焉

贊曰維揚倭患在嘉靖甲寅以後極矣聞之二次官
兵所俘斬大率皆脇從華人其魁結者無幾豈直
脇從其造謀而導響之者皆吾人也近時或言海上
盜徒可以禦倭異乎所聞彼皆奸盜之魁捍而無義
復怯死所遇應援起朝鮮者皆徒餉為利人與船提
不相離遇敵則先逃調沙船兵以禦敵者靡不敗識
微者慎之為至若釜山之倭以內難自歸非我力能
制其死命而業為敵俘宣捷沿海且漸徹雖齊民
猶知寒心況司樞畫者乎余所述兵防事不能詳志
其大者後之君子亦足以知其意之所存

營寨

標營即軍門中軍營也舊以鳳陽巡撫兼提督漕運駐
劄淮安府而中軍大營則以都司領之萬曆二十六年
併漕運於提河分設巡撫於泰州而中軍營仍留於淮
因置標營於泰州又為之內中軍擇廢閑將領統其衆
原設官兵七百負名近增一千餘負名

泰州營即海防道中軍營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入寇題
設海防兵備道駐劄泰州原設官兵一千二百員名擇
各衛指揮賢能者為中軍後減至四百九十員名萬曆
二十五年新增三百名二十八年復裁去八十名止存

七百餘員名

通州副總兵府在州城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寇故延撫
都御史鄭曉奏設按察副使為海防道又參將為分守
通泰海防至三十七年倭益甚乃改參將為提督狼山
等處副總兵與海防道相策應統狼山掘港周橋大河
守備犯總等官舊額設水陸營兵八千餘人今裁減
揚州參將府初制揚州有守城生營指揮一員操習為
步隊正軍其教場在小東門外嘉靖間以倭變增築新
城遂包隸城內於教場右置參將府設置參將一人近多
以遊擊代署又名遊擊府操演水陸軍馬以防禦外

寇凡衛所等官皆以軍法節制之原額官兵一千名近
照舊

儀真守備府洪武初議者以地當要害大軍甫經宜建
統帥一秩以臨轄軍衛始權置守備員御於儀真初以
都督自後或以都指揮或署都指揮咸授 勅諭宣德
間嘗裁之成化初復置寄寓于天寧禪寺弘治初始以
馬廠改設備署為守備一人於浙江都司列銜舊額官
捕者兵共六百六十八員名近增減不常

三江會口把總司嘉靖四十二年南京兵科給事中范
宗吳題議上自九江下至江南圖山江北三江會口每

年防春調取各府州縣健勇二千餘名徵銀雇募水兵
防守至四十三年兵部喪水兵內揀選精壯者四百名
分為二班一班專守江南一班坐委指揮協守江口隆
慶三年都御史吳時來題請三江會口兵務設 欽依
把總一員統領之額兵七百五員名

瓜洲營衛總舊設陸兵與常操民壯各一百七十五名
水兵四百八十六名巡江軍舍八十名大小戰船五十
餘隻萬曆二十六年議增水兵三百名沙船十隻選指
揮一員統領共為三大哨一駐沙河港一駐花園港一
駐馬頭為犄角應援之勢其昔年所謂脚斛二行驍勇

則前已一切罷去今其納銀以充兵餉近改儀真守備
為瓜儀守備督率操防

周家橋把總在泰興周家橋原因兇艱於此每年撥泰
州兵快一百名與彼處民兵一百名防守後因倭變籌
海圖篇云泰興周家橋乃沿海衛要之區據守所當先
須添設把總堵截海寇遂設把總一員領兵三百復增
百餘又添兵福船四十餘隻

掘港守備在掘港場東迤海洋五十里為倭寇首登要
地舊惟揚州衛遣指揮千戶防禦嘉靖三十四年倭夷
大舉巡撫都御史鄭曉奏易把總三十八年巡撫都御

史李遂復奏易守脩統東西二營

大河營把總司在海門縣境內初無城堡倭難後巡鹽御史崔棟題准遂築正場及盧便倉二堡東西相望俗名為東西場東場堡內嘉靖間設大河把總官一名領兵千人鎮守萬曆間裁減

狼山把總司把總一人駐通州亦設於嘉靖中副總兵中軍所統陸兵為陸營而守脩則專管水寨操演水兵之事

永生州遊兵把總萬曆二十五年因倭警及江海寇盜出沒知府郭光復議以永生洲中踞大江置遊兵把總

統船兵一萬人 南北應援督撫都御史褚公鈇題准以江南北各兵五百名餉亦均去近復題革鎮江參將伴為永生洲參將

城池論

郡東南新城基礎易摧西北阜高於城可俯而瞰識者慮焉通州江海要害通雖增築石城然止於東南一隅因資於民勞悴已甚正慮左腋之擁腫忘右腋之偏枯非完策也若沿海離場及海安諸城舊所擬建今悉墮壞時平則以為不急之役有事而圖則已晚使前人所殫心畢力以幾得成為幸者而委諸捧芥砂礫不亦惜

乎

漕運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其貢道沿于江海達於淮泗蓋兼後世吳越之地而為言也春秋南為越北為吳哀公九年周敬王四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按是時江水由六合入揚城故曰邗江北則上下雷塘餘邗武安高郵寶應范滄諸湖以連淮壞改夫差欲斷中圖乃于邗江築城穿海東北通射陽湖入淮西北至運河之北連六漢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抵海陵如皋蟠溪以通煮海之利隋煬帝幸江都發兵丁十萬餘開邗溝是時揚州鎮高臨江蓋前此邗入江東自射陽湖入淮至是乃唐開元二十五年開自揚子達六合自山陽賁入淮矣

伊婁河今水子至揚州鎮運河是也時以潤州北伊婁口渡江開江而水州遂與揚子接壤故開此揚子臨江至是江徙已遠而水州遂與揚子接壤故開此揚子臨江至

宋太宗雍熙初淮南轉運使喬惟岳開

沙河四十里創今斗門于東西河設懸門以蓄洩水利真

宗時江淮發運使薛奎疏真揚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

轉運副使吳遵路於真楚泰州高郵軍置斗門九十以

蓄洩水利神宗熙寧七年詔浚真州運河元豐二年詔

浚淮南運河自邗相堰至儀真凡四十四節按邗溝自邗入江今儀真合江已為平沙而邗溝

西過石則人願至儀真其揚子橋之北則經州一由揚子橋

東過鈔關復北至儀真其揚子橋之北則經州一由揚子橋

和二年九月以真揚運河淺溢委發運使陳亨伯措置

三年春詔發運使趙億以車畝水運河亨伯於真州水

州海陵河口作三壩向子謹議于真州大子海作一壩

以復龍舟堰于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萊更待賢堰

使諸塘水不為斥州真泰所分又于北神相近作一壩

推閉滿浦牌復是朝宗牌則上下無壅孝宗淳熙十年開

真州大橫河舟便江元都於燕軍國之需悉仰給於東

南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而上故大德泰定之間屢濬

真揚清河取鈔於鹽商以為備直國朝設工部都

水司官掌天下陂池川瀆之政令洪武九年蕘湖隄以

捍風濤十六年重建儀真五壩與清江惠橋南門裡湖

諸閘以蓄洩河水 成祖遷都講求河政日益精詳

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皆由江入并溝亂淮而渡上清

口經徐呂二洪汴沁泗順流而過漳御至直沽汴白河

抵潞以達於京師命大臣以總理其事永樂七年平江

伯陳瑄開揚州白塔河尋廢在江府城東七十里置閘凡

北過江自三塔河至萊隄于曹河以省瓜州盤垣之

費成化十三年塔河徙萊隄于曹河其後瓜州道於淺反

防漕水且私濫從關復曰莫可正統間重築瓜州十壩

成化三年定濬儀真瓜洲二港之例先儀真瓜洲二港

瓜洲堤下東西二港江朝往來通沙壩於朝不登堤船

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年冬月江通沙壩之時發軍民人夫

水諸閘弘治間復修通濟新閘濱江攔潮諸閘始盡復
宋人之舊而以主事監之嘉靖四年改修瓜州之留潮
閘曰瓜口閘其并溝交流則通泰諸州如皋泰興海門
興化鹽城諸縣餘西呂四安豐石港白駒梁垛劉庄諸
場皆有運鹽河蓋自劉渼以至今日其來久矣 累朝
鹽法御史兼巡河道故由吳公哲李公孟陽而來連加
疏濬焉

卷終

